

後漢卷十二

T 2435/17

七
2

58

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ChL 2255.17

4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光武十王列傳第三十二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後漢書四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注

禮

光武皇帝十一子郭皇后生東海恭王彊沛獻王輔濟南安王康
阜陵質王延中山簡王焉許美人生楚王英光烈皇后生顯宗東
平憲王蒼廣陵思王荆臨淮懷公衡琅邪孝王京

東海恭王彊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為后彊為皇太子十七年而郭
后廢彊常感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蕃國光

武不忍遲回者數歲乃許焉十九年封為東海王二十八年就國
帝召彊廢不召過去就有禮故優巨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

賜虎賁旄頭宮殿設鐘簾之縣擬於乘輿虎賁旄頭鐘簾解見光武紀縣章彊臨之國

數上書遷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歎之巨彊章宣

示公卿初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恭王名餘景帝之子殿在今充

州曲阜城中基東西二十丈南北十二丈餘也故詔彊都魯中元元年入朝從封岱山因留京

師明年春帝崩冬歸國永平元年彊病顯宗遣中常侍鉤盾令將

太醫乘驛視疾詔沛王輔濟南王康淮陽王延詣魯及薨臨命上

疏謝曰臣蒙恩得備蕃輔特受二國宮室禮樂事事殊異巍巍無

量訖無報稱而自修不謹連年被疾為朝廷憂念皇太后陛下哀

憐臣彊感動發中數遣使者太醫令丞方伎道術絡繹不絕臣伏

惟厚恩不知所言臣內自省視氣力羸劣日夜浸困浸漸也終不復

望見闕庭奉承幃幄孤負重恩銜恨黃泉杜預注左傳云地中之泉故曰黃泉身既天命

孤弱復蒙皇太后陛下憂慮誠悲誠慙息政小人也猥當襲臣後

必非所已全利之也誠願還東海郡天恩愍哀臣無男之故無男

處臣三女小國侯即婦人封侯也若呂后之妹呂嬃封為臨光侯蕭何夫人封為鄼侯之類此臣宿昔常計

不敢忘也私計天恩今天下新罹大憂光武崩也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進御餐

臣彊因不能盡意願竝謝諸王不意永不復相見也天子覽

書悲慟出幸津門亭發哀使大司空持

節護喪鴻臚副宗正將作大匠親喪事贈日殊禮升龍旄頭

鸞輅龍凡貴百人詔楚王英趙王栩北海王典館陶

公主比陽公主及京師親戚四姓夫人小侯皆會葬四姓小侯解見明帝紀夫人蓋小侯

也之母帝追世彊深執謙儉不欲厚葬自違其意於是特詔中常侍

杜岑及東海傅相曰王恭謙好禮自終遣送之物務從約省

衣足斂茅車瓦器物減於制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前書曰卓爾不羣者河間獻王

近之將作大匠留起陵廟彊立十八年年三十四子靖王政嗣政

淫欲薄行後中山簡王薨政詣中山會葬私取簡王姬徐妃又盜

迎掖庭出女豫州刺史魯相奏請誅政有詔削薛縣立四十四年

薨子頃王肅嗣永元十六年封肅弟二十一人皆為列侯肅性謙

恭

儉循恭王 法度永初中呂西羌未平上錢二千萬元初中復上練
萬匹呂助 國費鄧太后下詔褒納焉立二十三年薨子孝王臻嗣
永建二年封臻二弟敏儉為鄉侯臻及弟蒸鄉侯儉並有篤行母
卒皆吐血 毀背背或為瘡至服練紅兄弟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闕
因復重行 喪制既祥之後而服練也禮記曰練衣黃裏練緣練即紅也練首七緇反鄭玄注周禮曰淺絳也臻性敦厚有恩
常分租秩 賑給諸父昆弟國相籍褒具呂狀聞順帝美之制詔大
將軍三公 大鴻臚曰東海王臻呂近蕃之尊少襲王爵膺受多福
未知艱難 而能克已率禮孝敬自然事親盡愛送終竭哀降儀從
士寢苦三年左氏傳曰晏相子卒晏嬰號號哀新自緇帶杖管履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家老而井大夫之禮
和睦兄弟 恤養孤弱至孝純而仁義兼司朕甚嘉焉夫勸善厲俗
為國所先 表者東平孝王敞兄弟行孝與母如禮有增戶之封詩
云永世克 今念茲皇祖詩周頌之文克能也今增臻封五千戶儉五百戶光啓

土宇已酬厥德立三十一年薨子懿王祗嗣初平四年遣子琬至
長安奉章獻帝封琬汶陽侯拜為平原相祗立四十四年薨子羨
嗣二十年魏受禪已為崇德侯

沛獻王輔建武十五年封右馮翊公十七年郭后廢為中山太后
故徙輔為中山王并食常山郡二十年復徙封沛王時禁網尚疏
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爭禮四方賓客壽光侯劉鯉更始子也
得幸於輔鯉怨劉盆子害其父因輔結客報殺盆子兄故式侯恭
輔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自是後諸王賓客多坐刑罰各循法度
二十八年就國中元二年封輔子寶為沛侯永平元年封寶弟嘉
為僮侯僮縣屬臨淮郡故城在今泗州宿預縣西南輔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
經論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論在國謹節終始
如一稱為賢王顯宗敬重數加賞賜立四十六年薨子釐王定嗣

蓋音儀

元和二年封定第十二人為鄉侯定

十四年薨子節王正

嗣元興元年封正弟二人為縣侯正立十

四年薨子孝王廣嗣有

固疾安帝詔廣祖母周領王家事周明正

有法禮漢安中薨順帝

下詔曰沛王祖母太夫人周秉心淑慎導

上曰仁使光祿大夫贈

呂妃印綬廣立三十五年薨子幽王榮嗣

立二十年薨子孝王琮

嗣薨子恭王曜嗣薨子契嗣魏受禪曰為

宗德侯

楚王英曰建武十五年封為楚公十七年

薨為王二十八年就

國母許氏無寵故英國最貧小三十年曰

淮之取慮須昌二縣

益楚國取慮縣故城在今州下都縣西南案臨淮無須昌有昌陽縣蓋誤也取慮音秋問自

為太子時英常獨

歸附太子太子特親愛之及即位數受賞

賜永平元年特封英舅

子許舉為龍舒侯龍舒縣屬廬江郡故城在今廬江縣西也英少時

游俠交通賓客晚節

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袁宏漢記浮屠漢言覺也將

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

王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為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音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善修道以鍊此尺黃金色頂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而大濟羣生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

云欲而歸於無為又以為人死精神即以至無生而得為佛也佛長丈六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足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

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

中令奉黃縑白統三十

匹詣國相曰託在裔輔過惡累積歡喜

思奉送縑帛曰贖愆辜

國相曰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

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

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

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伊蒲塞即優婆塞也中華翻為近住言受戒行堪近僧住也桑門即沙門因曰班示諸國

傳英後遂大交通方士

作金龜玉鶴刻文字曰為符瑞十三年

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

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

司奏英招聚姦猾造作

圖讖擅相官秩置諸侯王公將軍二千

大逆不道請誅之帝曰

親親不忍乃廢英徙丹陽涇縣今宜州縣也賜

沐邑五百戶湯沐解見皇后紀也

遣大鴻臚持節護送使伎人奴婢工技詠

吹悉從得乘輜輶輜輶屏也自隱

蔽之申者謂
篇曰衣申也

楚太后勿上璽綬留住楚宮明年英至以陽自殺立三十三年國
除詔遣光祿大夫持節弔祠贈賻如法加賜列侯印綬呂諸侯禮
葬於涇遣中黃門占護其妻子占護猶
守護也悉出楚官屬無辭語者制詔
許太后曰國家始聞楚事幸其不然既知審實懷用悼灼庶欲宥
全王身令保卒天年而王不念顧太后音不自免此天命也無可
奈何太后其係養幼弱勉彊飲食諸許願王富貴人情也已詔有
司出其有謀者令安田宅於是封燕廣為折姦侯楚獄遂至累年
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
死徙者呂千數十五年帝幸彭城見許太后及英妻子於內殿悲
泣感動左右建初二年肅宗封英子楚侯种五弟皆為列侯並不
得置相臣吏人元和三年許太后薨復遣光祿大夫持節弔祠因

留護喪事賻錢五百萬又遣謁者備王官屬迎英喪改葬彭城加

王赤綬羽蓋華藻如嗣王儀續漢輿服志曰諸侯王赤綬四采長
二丈一尺 皇后安車青蓋金華藻 追爵諡曰

楚厲侯章和元年帝幸彭城見英夫人及六子厚加贈賜种後徙

封六侯六縣名屬
廬江郡 卒子度嗣度卒子拘嗣傳國於後

濟南安王康建武十五年封濟南公十七年進爵為王二十八年

就國三十年呂平原之祝阿安德朝陽平昌隰陰重丘六縣益濟

南國中元二年封康子德為東武城侯東武城屬清河郡
今貝州武城縣是 康在國不循

法度交通賓客其後人上書告康招來州郡姦猾滌陽顏忠劉子

產等又多遺其繒帛案圖書謀議不軌事下考有司舉奏之顯宗

已親親故不忍窮竟其事但削祀阿隰陰東朝陽安德西平昌五

縣東朝陽在今齊州臨濟縣東西平
昌今德州般縣也般音補滿反 建初八年肅宗復還所削地康遂多殖財

貨大修宮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廐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頃奢侈

恣欲游觀無節永元初國傳何敞上疏諫康曰蓋聞諸侯之義制節謹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人民大王曰骨肉之親享食茅土

當施張政令明其典法出入進止宜有期度與馬臺隸應為科品臺隸賤職也左氏傳曰人有上等王臣公臣卿卿曰大夫大夫曰士士曰皂白皂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曰皂臺也而令奴婢廩馬皆有干

餘增無用之口曰自蠶食言如蠶食食漸至衰盡也宮婢閉隔失其天性感亂和

氣又多起內第觸犯防禁費巨巨萬巨大也大萬謂萬萬而功猶未半夫文繁

者實荒木勝者人亡荒廢也文彩繁多則廢以之廢上皆非所曰奉禮承上

傳福無窮者也故楚作章華曰凶左丘明楚靈王成章華之臺後卒被吳興

姑蘇而滅姑蘇臺一名姑蘇宮在蘇州吳縣西關廟後被越殺之

景公千駟民無稱焉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今數游諸第晨夜無

節又非所曰遠防未然臨深履薄之法也願大王修恭儉遵古制

省奴婢之口減乘馬之數斥私田之富節游觀之宴曰禮起居則

敞乃敢安心自保惟大王深慮愚言康素敬重敞雖無所嫌悟然

終不能改立五十九年薨子簡王錯錯七錯為太子時愛康鼓

吹妓女宋閏使醫張尊招之不得錯怒自曰劍刺殺尊國相舉奏

有詔勿案永元十二年封錯弟七人為列侯錯立六年薨子孝王

香嗣永初二年封香弟四人為列侯香篤行好經書初叔父篤有

罪不得封西平昌侯昱坐法失侯香乃上書分爵土封篤子九昱

子嵩皆為列侯香立二十年薨無子國絕永建元年順帝立錯子

阜陽侯顯為嗣是為釐王立三年薨子悼王廣嗣永建五年封廣

弟文為樂城亭侯廣立二十五年永興元年薨無子國除

東平憲王蒼建武十五年封東平公十七年進爵為王蒼少好經

書雅有智思為人美須顯要帶十圍顯宗甚愛重之及即位拜為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四府掾史皆無四十一人今特置以優之也永

不任呂政

有鼻國名其地在今牙州營道縣北史記曰舜弟象封於有鼻也

誠由愛深不忍揚其過惡前事

之不忘來事之師也自漢興呂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

陛下審覽虞帝優養母弟遵承舊典終卒厚恩乞上驃騎將軍印

綬退就蕃國願蒙哀憐帝優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五年

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呂驃騎長史為東平太傅掾為中

大夫令史為王家郎

漢官儀將軍掾屬二十九人中大夫無員令史四十一人也

加賜錢五十萬布十萬

匹六年冬帝幸魯徵蒼從還京師明年皇太后崩既葬蒼乃歸國

特賜宮人奴婢五百人布二十五萬匹及珍寶服御器物十一年

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悵然懷思乃遣使手詔

國中傳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

勞我心誦及采菽已增歎息

采菽詩小雅之篇也其詞曰采菽采菽之君

也子曰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

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

令帶之十五年春行幸東平賜蒼錢千五百萬布四萬匹帝曰所

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曰其文典

雅特今校書郎賈逵為之訓詁肅宗即位尊重恩禮踰於前世諸

王莫與為比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其事留中

留禁中也

帝報書曰

丙寅所上便宜三事朕親自覽讀反覆數周心開目明曠然發矇

韋昭注國語曰有矇矇子而無見曰矇

間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

為非何者災異之降緣政而見今改元之後年飢人流此朕之不

德感應所致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廣雖內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

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

則降

詩國風也忡忡猶衝衝降下也

思惟嘉謀呂次奉行冀蒙福應彰報至德特賜王

錢五百萬後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疏諫曰伏

聞當為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審實近令從官

古霸問涅陽主疾風俗通曰古姓周有古公宣父其後氏焉涅陽主光武女實固之妻也使還乃知詔書已下

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睹始終之分勤勤懇懇已葬制

為言故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貫行謂一皆遵奉也谷永曰一以貫行固執無違也至於自所營創

尤為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為盛易曰謙德之柄臣愚臣園邑之興始自疆秦

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禮記曰古者墓而不墳故言不欲其著明豈況築郭邑建都郭哉

穀梁傳曰人之所聚曰郭杜預注左傳曰郭郭也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

百姓非所已致和氣祈豐年也又曰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

繕修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

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封禰之深思然懼左右過

議曰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

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已對皆見納

用三年帝饗衛士於南宮因從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閣乃閱陰太

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五時衣謂春青夏朱季夏黃秋白冬黑也衣單複具

襲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篋餘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各

有差特賜蒼及琅邪王京書曰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靜嘉之何已

歲月驚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問饗衛士於南宮因閱

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

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紵帛巾各一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

及衣一篋可時奉瞻已慰凱風寒泉之思詩凱風

編鄭玄云副婦人首服三輔謂之假紵續漢書帛字作阜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

先后衣服之製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

遠也孔子廟在曲阜城中伍緇之從西征記曰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冠履解見鍾離意傳其光武皇帝器

服中元二年已賦諸國故不復送并遺宛馬一匹血從前髀上小

孔中出常聞武帝歌天馬霑赤汗今親見其然也前書天馬歌曰太一況天馬下霑赤汗沫流精也

頃反虜尚屯將帥在外憂念遑遑未有間寧間音開願王寶精神加

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六年冬蒼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許之

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其餘諸王各千萬帝曰蒼冒涉寒露遣謁者

賜貂裘說文曰貂鼠屬人而黃黑出於零國及大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

帝乃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下詔曰禮

云伯父歸寧乃國儀禮曰親禮諸侯至于郊王使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於帷門之外再拜天子賜舍曰賜伯父舍同姓而北上異姓東而北上侯

氏碑釋幣于轎乘車載龍旂孤獨乃朝以瑞玉有練天子負谷及曰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奠幣再拜侯氏降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侯氏再拜

籍首而出詩齊頌之文也叔父謂周公也建元子謂封伯禽也敬之至也且肅相國

加已不名優忠賢也見上況兼親尊者乎其沛濟南東平中山四

王譜皆勿名讚謂讚者不唱其名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其後諸王

入宮輒已輦迎至省閣乃下蒼已受恩過禮情不自寧上疏辭曰

臣聞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左傳隨武子之辭也卑高列序上下已理陛

下至德廣施慈愛骨肉既賜奉朝請咫尺天儀而親屈至尊降禮

下臣每賜讌見輒興席改容中宮親拜事過典故臣惶怖戰慄誠

不自安每會見踧踖無所措置踧踖謙讓貌此非所已章示羣下安臣子

也帝省奏歎息愈衰貴焉舊典諸王女皆封鄉主乃獨封蒼五女

為縣公主三月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蒼賜已祕書列仙

圖道術祕方至八月飲酎畢飲酎解見章紀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手詔賜

蒼曰骨肉天性誠不巳遠近為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特念王

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

惻然不能言大鴻臚奏王歸國小黃門受詔者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

御珍寶輿馬錢布已億萬計蒼還國疾病帝馳遣名醫小黃門侍

疾使者冠蓋不絕於道又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明年正月薨詔告中傳封上蒼自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別字歌詩竝集覽焉遣大鴻臚持節五官中郎將副監喪及將作使者凡六人令四姓小侯諸國王主悉會詣東平奔喪賜錢前後一億布九萬匹及葬策曰惟建初八年三月己卯皇帝曰咨王丕顯勤勞王室親受策命昭於前世出作蕃輔克慎明德率禮不越率循也傳越違也聞在下傳音敷敷布也書曰克慎明德敷聞在下昊天不弔不報上仁俾屏余一人夙夜兢兢靡有所終俾使也屏蔽也左氏傳曰昊天不弔不慈遺一老俾屏余一人覺然余在救也今詔有司加賜鸞輅乘馬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奉送王行匪我憲王其孰離之離彼也言非憲王誰更被蒙此恩也魂而有靈保茲寵榮嗚呼哀哉立四十五年子懷王忠嗣明年帝乃分東平國封忠弟尚為任城王餘五人為列侯忠立十一年薨子孝王敞嗣元和三年行東巡守幸東平宮帝追感念蒼謂其諸子

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蒼陵為陳處

賁鸞輅龍旂曰章顯之祠曰太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賜御劍於

陵前陵在今鄆州東峴山南峴音魚委反初蒼歸國驃騎時吏丁牧周栩曰蒼敬賢下士

不忍去之遂為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皆引見於前既

愍其淹滯且欲揚蒼德美即皆擢拜議郎牧至齊相栩上蔡令永

元十年封蒼孫梁為衿陽亭侯敞弟六人為列侯敞喪母至孝國

相陳珍上其行狀永寧元年鄧太后增邑五千戶又封蒼孫二人

為亭侯敞立四十八年薨子頃王端嗣立四十七年薨子凱嗣立

四十一年魏受禪曰為崇德侯

論曰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若

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若其辭至戚去母后豈欲苟立名行而

忘親遺義哉蓋位疑則隙生累近則喪大憂累既近所喪必大斯蓋名哲之所

為歎息嗚呼遠際已全忠釋累已成孝夫豈憲王之志哉言其本東志然也

海恭王遜而知廢也遜讓也為吳太伯不亦可乎左傳曰晉大夫士為之辭也吳太伯周文王之長子讓其弟季

歷因適吳越采藥大下沒而不反事見史記也

任城孝王尚元和元年封食任城元父樊三縣元父樊地屬東平國元父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

樊故城在今瑕丘縣西南也立十八年薨子貞王安嗣永元十四年封母弟福為桃

鄉侯永初四年封福弟亢為當塗鄉侯安性輕易貪吝數微服出

入游觀國中取官屬車馬刀劍下至衛士米肉皆不與直元初六

年國相行弘奏請廢之安帝不忍已一歲租五分之一贖罪安立

十九年薨子節王崇嗣順帝時羌虜數反崇輒上錢帛佐邊費及

帝崩復上錢三百萬助山陵用度朝廷嘉而不受立三十一年薨

無子國絕延熹四年桓帝立河間孝王子恭為參戶亭侯博為任

城王自奉其祀博有孝行喪母服制如

禮增封三千戶立十三年薨無子國絕熹平四年靈帝復立河間

貞王遜子新昌侯佗為任城王奉孝王後立四十六年魏受禪自

為崇德侯

阜陵質王延建武十五年封淮陽公十七年進爵為王二十八年

就國三十年自汝南之長平西華新陽扶桑四縣益淮陽國長平故城在今

陳州宛丘縣西北西華故城在今潁水縣西北新陽故城在今豫州真陽西南扶桑故城在今陳州泰康縣北也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永

平中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弁及姊館陶王壻駙馬都尉韓光招

姦猾作圖讖祠祭祝詛事下案驗光弁被殺辭所連及死徙者甚

眾有司奏請誅延顯宗自延罪薄於楚王英故特加恩徙為阜陵

王食二縣延既徙封數懷怨望建初中復有告延與子男魴造逆

謀者有司奏請檻車徵詣廷尉詔獄肅宗下詔曰王前犯大逆罪

惡尤深有同周之管蔡漢之淮南淮南厲王長高帝子文帝時反被遷於蜀而死也經有正義律

有明刑

公羊傳曰君親無將而必誅前書曰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并市

先帝不忍親親之恩枉屈大

法為王受愆

愆過也反而不誅先帝之過故言為王受過也

羣下莫不惑焉今王曾莫悔悖

心不移逆謀內瀆自子魴發誠非本朝之所樂聞朕惻然傷心不

忍致王於理今貶爵為阜陵侯食一縣獲斯辜者侯自取焉於戲

誠哉赦魴等罪勿驗使謁者一人監護延國不得與吏人通章和

元年行幸九江賜延書與車駕會壽春帝見延及妻子愍然傷之

乃下詔曰昔周之爵封千有八百而姬姓居半者所曰楨幹王室

也朕南巡望淮海意在阜陵遂與侯相見侯志意衰落形體非故

瞻省懷感已喜已悲今復侯為阜陵王增封四縣并前為五縣呂

阜陵下溼徙都壽春加賜錢千萬布萬匹安車一乘夫人諸子賞

賜各有差明年入朝立五十一年薨子殤王沖嗣永元二年下詔

盡削除前班下延事沖立二年薨無嗣和帝復封沖兄魴是為頃

王永元八年封魴弟十二人為鄉亭侯魴立三十年薨子淮王恢

嗣延光三年封恢兄弟五人為鄉亭侯恢立十年薨子節王代嗣

陽嘉二年封代兄便親為勃道亭侯代立十四年薨無子國絕建

和元年桓帝立勃道亭侯便親為恢嗣是為恭王立十三年薨子

孝王統嗣立八年薨子王赦立建安中薨無子國除

廣陵思王荆建武十五年封山陽公十七年進爵為王荆性刻急

隱害

隱害謂陰害於人也

有才能而喜文法光武崩大行在前殿荆哭不哀而

作飛書封呂方底

方底囊所以盛書也前書曰綠絲方底

令蒼頭詐稱東海王彊舅大鴻臚

郭況書與彊曰君王無罪猥被斥廢而兄弟至有束縛入牢獄者

太后失職別守北宮

太后郭后也職常也失其常位也遷北宮

及至年老遠斥居邊

深痛觀者鼻酸及太后尸柩在堂洛陽吏呂次捕斬賓客至有一

家三尸伏堂者痛其矣今天下有喪弓弩張設甚備間梁松勅虎

賁史曰吏呂便宜見非勿有所拘以便宜之事而有非者當即行之勿拘常制也封侯難再得也

郎官竊悲之為王寒心累息累息猶疊息也今天下爭欲思刻賊王呂求功

易於太山破鷄子輕於四馬載鴻毛此湯武兵也今年軒轅星有

白氣星家及喜事者喜事猶好也皆云白氣者喪軒轅女王之位又

太白前出西方至午兵當起洪範五行傳曰太白少陰之星以巳未為界不得經天而行太白經天而行為不臣今至午是為經天也

又太子星色黑至辰日輒變赤天官書曰心前星太子之位也夫黑為病赤為兵王努

力卒事高祖起亭長陛下興白水何況於王陛下長子故副王哉

上曰求天下事必舉下呂雪除沈沒之恥報死母之讐精誠所加

金石為開韓詩外傳曰昔者楚能渠也夜行見澹石以為伏虎變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躍鼎逆能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之開而況人乎

當為秋霜無為檻羊秋霜肅殺之物檻羊受制於人雖欲為檻羊又可得乎竊見諸相

工言王貴天子法也人王崩亡閭閻之伍尚為盜賊欲有所望何

況王邪夫受命之君天之所立不可謀也今新帝人之所置彊者

為右願君王為高祖陛下所志陛下即光武也無為扶蘇將閭叫呼天也扶蘇

秦始皇之太子將閭庶子也扶蘇以數諫始皇使與蒙恬守北邊始皇死於沙丘少子胡亥詐立賜扶蘇死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胡亥使謂將閭曰公子不臣非常死將閭乃仰天而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伏門自裁彊得書惶怖即執其使封書上之顯宗曰荆

母弟祕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宮時西羌反荆不得志冀天下因羌

驚動有變私迎能為星者與謀議帝聞之乃徙封荆廣陵王遣之

國其後荆復呼相工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

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諸吏告之荆惶恐自繫獄帝復加恩不考極

其事下詔不得臣屬吏人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荆猶

不改其後使巫祭祀祝詛有司舉奏請誅之荆自殺立二十九年

死帝憐傷之賜諡曰思王十四年封荆子元壽為廣陵侯服王璽

綬食荆故國六縣又封元壽弟三人為鄉侯明年帝東巡狩徵元

壽兄弟會東平宮班賜御服器物又取皇子輿馬悉呂與之建初

七年肅宗詔元壽兄弟與諸王俱朝京師元壽卒子商嗣商卒子
條嗣傳國於後

臨淮懷公衡建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為王而薨無子國除

中山簡王焉建武十五年封左馮翊公十七年進爵為王焉呂郭

太后少子故獨留京師三十年徙封中山王永平二年冬諸王來

會辟雍事畢歸蕃詔焉與俱就國從呂虎賁官騎漢官儀駟馬上

疏辭讓顯宗報曰凡諸侯出境必備左右故夾谷之會司馬呂從

殺梁傳曰公會齊侯於賴谷齊人鼓譟欲以執魯君今五國各官騎日人稱媿前

行媿音楚角反稱媿猶皆北軍胡騎便兵善射弓不空發中必決皆司馬相

之夫有文事必有武備所已重蕃職也王其勿辭帝曰焉郭太后

偏愛特加恩寵獨得往來京師十五年焉姬韓序有過焉縊殺之

國相舉奏坐削安險縣安險屬中山郡元和中肅宗復呂安險還中山立五

十二年永元二年薨自中興至和帝時皇子始封薨者皆賻錢三

千萬布三萬匹嗣王薨賻錢千萬布萬匹是時竇太后臨朝竇德

兄弟擅權太后及憲等東海出也爾雅曰女子謂出也故睦於焉而重於禮

加賻錢一億詔濟南東海二王皆會大為修冢塋開神道墓前開道

為標謂之神道平夷吏人家墓巨千數作者萬餘人發常山鉅鹿涿郡柏黃

賜雜木黃腸柏木黃心三郡不能備復調餘州郡工徒及送致者數千人凡

徵發搖動六州十八郡制度餘國莫及子夷王憲嗣永元四年封

憲弟十一人為列侯憲立二十二年薨子孝王弘嗣永寧元年封

弘二弟為亭侯弘立二十八年薨子穆王暢嗣永和六年封暢弟

荆為南鄉侯暢立三十四年薨子節王稚嗣無子國除

琅邪孝王京建武十五年封琅邪公十七年進爵為王京性恭孝

好經學顯宗尤愛幸賞易恩寵殊異莫與為比永平二年呂泰山

之蓋南武陽華

蓋縣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西北南武陽縣故城在今沂州費縣西北華縣故城在費縣東北也

東萊之昌陽盧

鄉東牟六縣益琅邪

昌陽今萊州縣也故城在今開登縣西南盧鄉故城在今昌陽縣西北東牟故城在開登縣西北也

五年乃就

國光烈皇后崩帝悉召太后遺金寶財物賜京京都莒好修宮室

窮極伎巧殿館壁帶皆飾以金銀壁帶壁中之橫木也數上詩賦頌德帝

嘉美下之史官京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祠神數下言宮中

多不便利京上書願徙宮開陽曰華蓋南武陽厚丘贛榆五縣

蓋縣南武陽屬泰山郡厚丘屬東海郡贛榆屬琅邪郡

易東海之開陽臨沂肅宗許之立三十一年

薨葬東海即丘廣平亭有詔割亭屬開陽

開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北

子夷王

宇嗣建初七年封宇弟十三人爲列侯元和元年封孝王孫二人

爲列侯宇立二十年薨子恭王壽嗣永初七年封壽弟八人爲列

侯立十七年薨子貞王尊嗣延光二年封尊弟四人爲鄉侯尊立

十八年薨子安王據嗣永和五年封據弟三人爲鄉侯據立四十

七年薨子順王容嗣初平元年遣弟邈至長安奉章貢獻帝曰邈

爲九江太守封陽都侯

陽都縣屬城陽國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南水首常證反

容立八年薨國絕初

邈至長安盛稱東郡太守曹操忠誠於帝操曰此德於邈建安十

一年復立容子熙爲王在位十一年坐謀欲過江被誅國除

贊曰光武十子胙土分王沛獻尊節楚英流放

尊首祖本反禮記曰恭敬樽即鄭玄注云樽趨也

延既怨詛荆亦缺望濟南陰謀琅邪驕宕中山臨淮無聞天喪

二

早終名聞未著也

東平好善辭中委相謙謙恭王實惟二讓

光武十王列傳第三十二

後漢書四十二

後漢書四十二

朱樂何列傳第三十三

朱暉孫穆

後漢書四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注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

東觀漢記

其先宋微子之後也以國氏姓別

家世衣

冠暉早孤有氣決年十三王莽

篡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

入宛城

東觀記曰暉外祖父孔休以德行稱於代也

道遇羣賊白刃劫諸婦女略奪衣物昆弟

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耳諸母衣不

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刀遂捨之

而去初光武與暉父岑俱學長安有舊故及即位求問岑時已卒

乃召暉拜為郎暉尋召病去卒業於太學性矜嚴進止必自禮諸

儒稱其高永平初顯宗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

見復遣家丞致禮

續漢志曰諸侯暉家丞秋三百石暉閉門不受就聞歎曰志士也勿

奪其節後為郡吏太守阮況嘗

次市暉婢暉不從東觀記曰暉為督郵况當歸女欲買暉婢暉不

敢與後况卒暉及况卒暉乃厚贈送其家人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

求於我所已不敢聞命誠恐弓貨汚君今而相送明吾非有愛

也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心甚禮敬焉正月朔旦蒼當入賀

故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為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

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掾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

即往給之曰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曰授暉暉頌

召令史奉之於奉主簿大驚遽曰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曰

它璧朝蒼既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屬同也與猶如也

人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以償趙城和如乃前曰璧有瑕願指視之也帝聞壯之及當幸長安欲

嚴宿衛故曰暉為衛士令再潔臨淮太守暉好節槩有所拔用皆

厲行士其諸報怨曰義犯率皆為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

即時僵仆僵仆吏人畏愛為之歌曰疆直自心南陽朱季吏畏其

威人懷其惠東觀記曰建武十六年四月牛大疫臨淮獨不鄰郡人多牽牛入界數年坐法免東觀記曰坐考長史暉

剛於為吏見忌於上所在多被劾自去臨淮屏居野澤布衣蔬食

不與邑里通鄉黨譏其介介特也言不與眾同建初中南陽大飢米石千餘暉

盡散其家資曰分宗里故舊之貧羸者鄉族皆歸焉初暉同縣張

堪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接曰友道乃把暉臂曰欲曰

妻子託朱生暉曰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

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

與堪為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

信於心也以堪先託妻子心已許之故言信於心也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

子友暉嘗哀之及司徒桓虞為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為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義烈若此元和中肅宗巡狩告南陽太

守問暉起居召拜為尚書僕射歲中遷泰山太守暉上疏乞留中
詔許之因上便宜陳密事深嘉納詔報曰補公家之闕詩曰表職有闕仲山

中補不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也俗吏苟合阿意面從進無蹇蹇
之志卻無退思之念易蹇卦艮下地 上艮為山坎為水山上有水蹇難之象也六二爻 上應於五五為 君位二宜為臣也居險難之時履當其位不以五

在難私身遠害故曰王臣蹇蹇匪躬 忠之甚 久惜今所言適我願也生其勉之 之故考經曰退思補過蹇與蹇同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經常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自貴

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呂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 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又宜因交趾益

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武帝作均輸 法謂以所 出租賦并促運之直官總取之市其十 地所出之物官自轉輸於京謂之均輸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暉奏據林言不可

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呂為於國誠便帝然之有 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

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

怨布帛為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卒呂林等言為 然得暉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救出之

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黃髮老稱 謂未暉也何故自繫暉因稱

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呂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

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呂死報若心知不

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

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為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
使直事郎問暉起居直事郎謂署 郎當次直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復賜
錢十萬布百匹衣十領後遷為尚書令呂老病乞身拜騎都尉賜
錢二十萬和帝即位寶憲北征匈奴暉復上疏諫頃之病卒華嶠書 曰暉年 五十失妻昆弟欲為繼室暉歎曰時 俗希不以後妻敗家者遂不復娶也子頡修儒術安帝時至陳相頡子穆

穆字公叔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復常及壯

就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隊院岸其父常片

為專愚幾不知數馬足幾音近衣反前書曰石慶為太僕上問車中幾馬慶穆愈

更精篤初舉孝廉謝承書曰穆少有過才學明五經性於嚴疾惡不交非類年二十郡

起州郡不能禁或說大將軍梁冀曰朱公叔兼資文武海內奇士

若曰為謀主賊不足平也冀亦素聞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甚見

親任及桓帝即位順烈太后臨朝穆曰冀執地親重望有已扶持

王室因推災異奏記曰勸戒冀曰穆伏念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

於乾位曆法太歲在丁千歲德在北宮太歲在易經龍戰之會其文曰龍戰于

野其道窮也易坤卦上六象詞也坤交居上六故云其道窮也王弼注云陰之為謂陽

道將勝而陰道負也今年九月壬氣鬱冒五位四候連失正氣此互

相明也夫善道屬陽惡道屬陰若修正守陽摧折惡類則福從之

矣穆每事不逮所好唯學傳受於師時有可試願將軍少察愚言

申納諸儒申車而親其忠正絕其姑息姑且也息安也小人之道苟且取安也禮記

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夫人君不可不學當已

天地順道漸漬其心宜為皇帝選置師傅及侍講者得小心忠篤

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坐平

原也誰能傾之今年夏月暈房星明年當有小尼宜急誅姦臣為

天下所怨毒者曰寒災咎議郎大夫之位本呂式序儒術高行之

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薦种暉

樂巴等而明年嚴繡謀立清河王蒜又黃龍二見沛國冀無術學

遂曰穆龍戰之言為應於是請暉為從事中郎薦巴為議郎舉穆

高第為侍御史續漢書曰穆舉高第拜侍御史桓帝臨辟雍行禮畢公卿出虎賁置弓階

上公卿下階皆避弓穆過呼虎賁曰執天子器何故投於地虎賁叩頭

弓穆劾奏虎賁抵罪公卿皆慙時同郡趙康叔盛者隱於武當山清靜不仕

曰朱御史可謂臨事不惑者也

已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歿喪之如師其尊

德重道為當時所服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其辭曰

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禮記

曰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禮記蓋傷之也夫道者曰天下為一在

彼猶在已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

結於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率性也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也得其天

性謂之德天之所命之謂性不失天性是謂德德性失然後貴仁義道德之性失仁義之迹也是曰仁義起

而道德遷遷徙也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曰仁義為薄淳樸曰禮法

為賊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夫中世之所敦已為上世

之所薄中世謂五帝時況又薄於此乎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

厚則載物不博幬亦覆左傳曰如天之無不蓋如地之無不載幬由六蓋同人不敦龐則道數不遠敦龐厚大也左

傳曰人生敦龐數猶理也言人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原壤孔子之舊也禮記曰

不敦厚不能入道之精理也

梓原壤登木而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從者曰下楚嚴不忍章於絕纓說苑

未可以已乎夫子曰親者無失其為親故者無失其為故

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增爵

臣百餘人皆絕去其冠纓乃上火也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

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此老子道德經之詞顧歡注曰

聲色為華去彼華薄取此厚實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俗之凋薄以厚御之行之有失

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送者馬援深昭

此道可曰為德誠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

耳可得聞口不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履之上世履踐也言敦厚之

之近則邴吉張子孺行之漢廷宣帝時邴吉為丞相不按吏曰夫以三公府案吏

故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而時俗或異風

化不敦而尚相誹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

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悠悠多也稱舉也凡此之類豈徒垂為君子之道

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故害興而莫

之及也斯既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

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

孤而不恤賢者尼而不存故田蚡曰尊顯致安國之金田蚡武帝時

尉貴用事韓安國為獄平人傳中法失官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蚡為言太后即召以為北地都尉也淳于曰貴執引方進之言成帝時

為丞相淳于長元后姊子封定陵侯以能謀議為九卿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也夫曰韓翟之操為漢之名宰前書曰天

國為國器拜御史大夫又曰翟方進智能有餘天子甚重之故言名宰也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況其下

者乎此禽息史魚所已專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韓詩外傳曰禽息

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繆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知死也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禮大夫殯於止至十於適至韓子曰史魚衛大夫卒安柩後寢衛君弔而問之曰不能進

遂伯玉退彌子瑕以屍諫也故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為邪義不能止也昔幸於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反後來者復習

俗而追之是已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益谷風有

棄予之歎詩小雅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伐木有鳥鳴之悲矣詩小雅曰伐木

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嘒其鳴矣求其友聲也嗟乎世士誠躬師孔聖之崇則嘉楚嚴之美行希

李老之雅誨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韓稜之抗正事具韓稜傳

貴丙張之弘裕賤時俗之誹謗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刊之

德刊削也播不滅之聲然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彼與草木俱

朽彼謂薄也此與金石相傾此謂厚也老子曰高下之相傾豈得同年而語竝日而談哉又著

絕交論亦矯時之作穆集載論其略曰或曰子絕存問不見客亦不答也何故曰古者

而已曰人將疾予如何曰寧受疾曰受疾可乎曰世之務交遊也久矣敦于乘不忌于若犯禮以

退之背公以從之其愈者則孺子之愛也其甚者則求蔽過竊譽以贖其私事替義退公輕私重

居勞於聽之或於道而求其私瞻矣是故遂往不反而莫敢止焉是川瀆竝決而莫敢之寒游積

疎稼而莫之禁也詩云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後生將復何述而吾不才焉能規此實韓無行子道

多闕臣事多允思復自非重考古言以補往過增無孔堂思兼則滯匪有廢也則亦焉與是以敢

受疾也不亦可乎文士傳曰世無絕交文與劉伯宗絕交書及詩曰昔我為豐令足下不遭母憂

平親解纜經來入豐寺及我為侍書御史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為二千石我下為郎乃反因計

吏以謁相與足下豈丞尉之徒我豈足下部民欲以此謁為榮寵乎咄劉伯宗於仁義道何其薄哉

其詩曰北山有鴟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亂則木攬飽則泥伏饕餮貪汙臭腐是食填腸
滿嗟嗜欲無極長嗚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趨與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力益因此而善論也

梁冀驕暴不悛朝野嗟毒穆曰故吏懼其囊積招禍復奏記諫曰

古之明君必有輔德之臣規諫之官下至器物銘書成敗曰防遺

失黃帝作巾机之法孔甲有盤孟之誠太公陰謀曰武王衣之銘曰桑盤苦女上難得新指於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傷路曰樂極則悲沈而致非社稷為危

也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說苑君道篇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人臣之術順從復命無所改專議不苟合位不倚尊必有溢於國必有補於君也從之如升堂違之如赴壑今明將軍

地有申伯之尊中國之伯周宣王之元舅位為羣公之首此絕帝於公日行善天下歸仁

論語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終朝為惡四海傾覆頃者官人俱賈加言水蟲為害水災

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

出民撈掠割剝強令充足公賦既重私斂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

選貪聚無厭過人如虜或絕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

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

也賊殺

歎嗟昔秦政煩苛百姓土崩陳勝奮臂一呼天下鼎沸前書淮南王謂伍被曰陳勝吳

廣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響應也而面諭之臣猶言安耳秦胡亥時山東兵大起叔孫通謂胡亥曰鼠竊狗盜郡縣

諱惡不悛卒至亡滅昔永和之末綱紀少弛頗失人望四五歲

耳而財空戶散下有離心馬免之徒乘敝而起荆揚之間幾成大

患賈帝時九江賊馬免稱黃帝歷陽賊孟稱黑帝劫九江都尉滕撫討斬之九江歷陽是荆揚之間也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

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內非仁愛之心可得

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

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也即就

主孤時困而莫之恤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

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內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

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一則將軍身尊事顯德

耀無窮天道明察無言不信惟垂省寬冀不納而縱放日滋遂復

耀無窮天道明察無言不信惟垂省寬冀不納而縱放日滋遂復

賂遺左右交通宦者任其子弟賓客曰為州郡要職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寤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穆言雖切然亦不甚罪也永興元年河溢漂害人庶數十萬戶百姓荒饑流移道路黃州盜賊尤多故擢穆為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為中常侍竝曰機謁穆穆疾之辭不相見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部至有自殺者呂威略權宜益誅賊渠帥舉劾權貴或乃死獄中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安平郡冀州所部僭為與璠玉匣偶人玉匣長尺廣二寸半衣死者自腰以下至足連以衣縷天了之制也左傳曰陽虎將以與璠斂杜預注云美玉名君所佩也偶人明器之屬也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謝承書曰穆臨當就道冀州從事欲為畫像置廳事上穆留板書曰勿書吾形以為重負忠義之末顯何形像之足紀也輪作左校左校署名屬將作掌左士徒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施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曰常侍貴寵父子

兄弟布在州郡競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網補綴漏目羅取殘禍已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其患疾謗譴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謫輪作左校天下有識皆曰穆同勤禹稷而被其繇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尚書曰放驩兜於崇山孔安國注曰崇山南裔也山海經曰有驩頭之國帝堯葬焉郭璞注云驩頭驩兜也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當今中官近習鄭玄注禮記云近習天子所親幸者也竊持國柄周禮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謂尊祿予置生奪廢誅也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連氏富於周公呼喻則令伊顏化為桀黷呼喻吐納也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忘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備備持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繫趾謂繫首謂繫額也繫趾謂繫足也代穆校作帝覽其奏乃赦之穆居家數年在朝諸公多有相推薦者於是徵拜尚書穆既深疾宦官及在臺閣且夕其事志欲除之乃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呂氏乃悉用宦者自

延平曰來浸溢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璫以金為之當冠前附以金貂也漢興或用土人銀璫左貂光武以後專任宦者右貂金璫常伯侍中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

極子弟親戚竝荷榮任故汎濫驕溢莫能禁禦凶狡無行之徒媚

曰求官恃執怙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愚臣曰為

可悉罷省遵復往初率由舊章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

曰補其處即陛下可為堯舜之君眾僚皆為稷契之臣兆庶黎民

蒙被聖化矣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口復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

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省也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傳通皆

用姓族引用七人有族望者自和熹太后曰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曰閣人為

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曰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

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傳皆良

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

幾憤懣發疽疽癰也延熹六年卒時年十四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

家無餘財公卿共表穆立節忠清也恭機密守死善道宜蒙旌寵

策詔褒述追贈益州太守所著論論奏教書詩記嘲凡二十篇袁

松書曰穆著論甚美蔡邕嘗至其家自為之穆前在冀州所辟野字子德死荀爽薦文皆清德長者多至公卿州郡

子野少有名節仕至河南尹荀爽薦文初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

義諡曰貞宣先生論法曰清白守節曰貞善聞周達曰宜及穆卒蔡邕復與門人共述其體

行諡為文忠先生袁山松書曰蔡邕議曰魯季文子君子以為忠而諡曰文子又傳曰忠文之實也忠以為實文以彰之遂共議穆荀爽聞而非之故張璠論曰

夫論者上之所贈非下之所造故顏閔至德不問有論朱蔡各以衰世滅否不立故私議之論曰朱穆見比周傷義備黨毀俗左傳曰頑嚚不友是為比周杜預注云比近也周密也志抑朋游之

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曰為穆貞而孤又作正交而廣其志焉論

略曰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善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其所由來政之缺也自此以降彌以陵遲或闕其始終或疆其比周或以縉紳患其然而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而攜貳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游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爭趨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

後漢書曰

已審已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矣故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觀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諷之否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為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已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已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已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機咸在乎躬莫之能改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論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編故訓之以容眾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汎愛眾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貶也穀梁子亦曰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惠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而黜其邪與其彼農皆黍而獨獲焉夫黍亦神農之嘉穀與獲於焉家盛也使交而可廢則黍其愆矣括二論而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

蓋孔子稱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與子張故易明斷金之義

諒多聞之友時濟其益論語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又曰益者朋友也朋友多聞益矣紵衣傾蓋彈冠

結綬之夫遂隆其好左傳曰吳季札以編帶贈于產子產獻紵衣焉孔子曰孔子與相與為友朱博與蕭育為友時相蕭朱結綬王貢彈冠三其趣舍同相薦達斯固交者之方焉

至乃田實衛霍之游客寶嬰孝文皇后從兄子封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武帝時為丞相田蚡武帝王皇后同產弟為太尉蚡以人后故親貴數言事多效士史趙魏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衛青拜大將

軍青姊子霍去病為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去病秩祿與人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也廉頗翟公之門賓史記曰廉頗趙人封為信平君假相國長平之免歸也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以市道交者有執我即從君無執即去此其理也又向怨焉下邦翟公為廷尉賓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進山執合退由大署其門曰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也

衰異又專諸荆卿之感激史記曰專諸堂邑人吳公子光以嫡嗣未得方請專諸刺吳王僚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是其無如我何光乃置酒請王僚酒酣專諸置匕首魚炙之中以刺王僚立死又曰荆卿衛人也燕太子丹質於秦侯秦王政遇之不善丹怨歸與軻交結乃尊為上卿故謂之荆卿軻入秦刺始皇不遂而死也侯生豫子之投身史記曰侯嬴魏隱士為大梁夷門監者魏公子無忌請為上客秦圍邯鄲嬴教公子竊兵符北救趙乃自剄又曰豫讓晉人趙襄子滅智伯讓曰士情為恩使命緣義輕皆巨利害移心懷德成

節非夫交照之本末可語失得之原也穆徒呂友分少全因絕同志之求黨俠生蔽而忘得朋之義易曰西蔡氏貞孤之言其為然也

古之善交者詳矣漢興稱王陽貢禹陳遵張竦前書曰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張竦字伯松涿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也

中世有廉范慶鴻陳重蕭義云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也父親為縣吏得罪於令收將殺之恢

年十一常俯伏寺門晝夜號泣令聞而矜之即解出親恢長好經學事博士焦永永為河東太守恢隨之官閉廬精誦不交人物後永曰事被考諸弟子皆曰通關被繫為交通恢獨噉然不汚於法敬明

公為反或從白遂篤志為名儒性廉直介立介特行不合已者雖貴不與敬明

交信湯侯陰就數致禮請恢恢絕不答後仕本郡吏太守坐法誅

東觀記京兆尹張故人莫敢往恢獨奔喪行服坐曰抵罪歸復為功曹

選舉不阿請託無所容同郡楊政數眾毀恢後舉政子為孝廉由

是鄉里歸之辟司空牟融府會蜀郡太守第五倫代融為司空恢

曰與倫同郡不肯留薦賴川杜安而退諸公多其行連辟之遂皆

不應華嶠書曰安懼為宛令以病去帝行過賴安上書召拜御史遷至巴郡太守而恢在

家安與恢書通問恢告吏曰謝且讓之曰為不人皇病去可也干人主以謁觀非也

拜議郎會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數上書諫爭朝廷稱其忠後徵

東觀記載恢上書諫曰春秋之義王者不理夷狄得此地不可舉發得其人無誦於後故明王之

於夷狄羈縻而已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以漢之感不務修德而周公之德而無故

興于戈動兵革以求入為尚書僕射是時河南尹王調洛陽令李阜與竇

憲厚善縱舍自由恢劾奏調阜并及司隸校尉諸所刺舉無所回

避貴戚惡之決解注曰調字叔和為河南尹永和二年坐官憲弟夏陽侯瓌欲往

候恢恢謝不與通憲兄弟放縱而忿其不附已妻每諫恢曰昔人

有容身避害何必已言取怨恢歎曰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乎遂

上疏諫曰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大臣持盛為

咎伏念先帝聖德未永早棄萬國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也言

年少春秋尚諸舅不宜幹正王室曰示天下之私經曰天地垂互求物

多故稱富大傷君臣失序萬人受殃政失不救其極不測方今之宜上曰義

自割下曰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四舅謂皇太后永無慙

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時竇太曰臨明不親

萬機恢巨意不得行乃稱疾乞骸骨詔賜錢太醫視疾恢薦任城

郭均成陽高鳳而遂稱篤拜騎都尉上書辭謝曰仍受厚恩無日

報效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世卿持權春秋巨狀左傳

有驕溢之敗今陛下思慕山陵未遑政事諸舅寵盛權行四方若

不能自損誅罰必加臣壽命垂盡臨死竭愚惟蒙留神詔聽上印

綬乃歸鄉里竇憲因是風厲州郡迫脅恢遂飲藥死弟子縗經輓

者數百人輓引輓也庶衆痛傷之後竇氏誅帝始親事恢門生何融等上

書陳恢忠節除子巳為郎中輔決錄注曰巳字伯文為郎中其如也上言

何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家于汝陰六世祖比干學尚書

於晁錯何氏家傳六世祖父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兼通法律為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

數千人後為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北

下在家山中夢貴客車騎滿門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

衣履不濡漬雨止送出門及還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

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算比武帝時為廷尉正與

張湯同時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所

濟活者已千數後遷丹陽都尉因徙居平陵敞父寵建武中為干

乘都尉已病免遂隱居不仕敞性公正自昌趣舍不合時務每請

召常稱疾不應元和申辟太尉宋由府由待已殊禮敞論議高常

引大體多所匡正司徒袁安亦深敬重之是時京師及四方累有

奇異鳥獸草木言事者已為祥瑞敞通經傳能為天官意甚惡之

乃言於二公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故鸚鵡來巢昭

公有乾侯之厄春秋有鸚鵡來巢左傳魯大夫師已曰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鸚鵡之來

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之殯公羊傳西狩獲麟有以告孔子者

海鳥避風臧文祀之君子譏焉國語曰海鳥爰居止於

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

仲使國人祭之展禽讓焉因曰今茲海其有風乎廣州之
鳥恒知避風是歲海多大風冬暖文仲聞之曰吾過矣

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然不敢答懼音紀居無何而肅宗崩時竇

氏專政外戚奢侈賞賜過制倉帑為虛帑音立故奏記由一啟聞事

君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歷觀世主時臣無不各欲為化垂之

無窮然而平和之政萬無一者蓋曰聖主賢臣不能相遺故也今

國家秉聰明之弘道明公履晏晏之純德晏晏溫君臣相合天下翕

然治平之化有望於今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今明公視

事出入再替宜當克已曰疇四海之心禮一穀不升則損服徹膳

禮記曰歲凶年穀不立君膳不祭肺損服減損服御天下不足若已使然而比年水旱人不收穫涼

州緣邊家被凶害時西元九男子疲於戰陳妻女勞於轉運老幼孤

寡歎息相依又中州內郡公私屈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國恩覆

載賞賚過度但聞臘賜自郎官已上公卿王侯已下至於空竭帑

藏損耗國資尋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

受賞亦應有度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中將大夫各一萬千石六百石各七百石

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為祀門戶直見漢官儀也是曰夏禹玄圭周公束帛束帛今明公位

尊任重責深負大上當匡正綱紀下當濟安元元豈但空空無違

而已哉宜先正已曰率群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王侯就國除

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卹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上天聰明

必有立應使百姓歌誦史官紀德豈但子文逃祿國語昔楚鬬子文三登

鬬子文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七束換一筐以羞子文成王曰子文之祿必逃且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對曰從政者以庇人也人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人以自封也死無日矣公儀退食之比哉史記公儀休相魯食必節而美拔園葵而棄之見布

我逃死非逃富也由不能用時齊殤王子都鄉侯暢奔弔四憂上書未報帝時章

比音庇侍中竇憲遂令人刺殺暢於城門屯衛之中暢得幸竇太一而

也殤王名石齊武王竇之孫也主名不立故又說由曰劉暢宗室肺腑茅土藩臣來弔大憂上書

須報須待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適音的謂無指的討捕也蹤迹不

顯主名不立敵備數股肱職典賊曹股肱謂手臂也公府有賊曹主知盜賊也故欲親至發所

呂糾其變而二府呂為故事三公不與盜賊敵也外鎮四夷內撫諸

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陳平為左丞相對文帝曰宰相者天下子即陰陽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四夷諸侯內親四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

職見馬防傳也今二府執事不深惟大義惑於所聞公縱姦惡莫呂為咎惟明

公運獨見之明昭然勿疑敵不勝所見請獨奏案由乃許焉二府

聞敵行皆遣主者隨之上音謂上知也於是推舉其得事實京師稱其正

呂高第拜侍御史時遂曰竇憲為車騎將軍大發軍擊匈奴而詔

使者為憲弟篤景竝起邸第興造勞役百姓愁苦敵上疏諫曰臣

聞匈奴之為築逆久矣平城之圍嫚書之恥匈奴冒頓以精兵二十萬騎圍

城東南十餘里高后時冒頓遺書曰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畜易其所無孤憤冒頓白謂此二三辱者臣子所為指

軀而必死高祖呂后忍怒還忿舍而不誅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

操文母文王之妻大妣也詩曰既有烈考亦有文母陛下履晏晏之姿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

可慙之恥而盛春東作歲起於東人始就耕故曰東作興動大役元元怨恨咸懷不悅

而猥復為衛尉篤奉車都尉景繕修館第彌街絕里臣雖斗筭之

人鄭玄注論語笥竹器容十一升誠竊懷怪呂為篤景親近貴臣當為百僚表儀今眾

軍在道朝廷焦唇百姓愁苦縣官無用而遽走大第崇飾玩好非

所呂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專憂北土恤人之困書奏不

省後拜為尚書復上封事曰夫忠臣較明犯主嚴顏譏刺貴臣至

呂殺身滅家而猶為之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一得已也臣伏見往

事國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發然易知也昔鄭武姜之幸叔

段左傳鄭武姜愛少子叔段莊公立武姜請以京封叔段謂之京城太叔後武姜引以襲鄭魯莊公之寵州吁左傳衛莊公寵庶

公不禁大夫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左傳衛莊公寵庶教終至凶戾由是

觀之愛子若此猶飢而食之曰毒過也史記蘇秦曰飢人之所

其愈充腹而與伏見大將軍竇憲始遭大憂以飢而不食鳥喙者為

比類也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至天下聞之莫不

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

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倂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

者論議凶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

極言者曰為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甫吉衣申伯之命申伯周宣

有令德故尹吉甫作頌以美之其詩曰維嶽降神如憲等陷於辜辜則自取陳平

周勃順呂后之權呂后欲封呂祿呂產為王下陵諫不許陳平周終不臣憲等吉

凶為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繇繇寒其消消周金人銘

雍終為江河縣縣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傳

鄭武姜引大叔段廢釀公許公宣姜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然臧獲之謀

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嚴怒力言臧獲如神機也史記曰蘇秦謂薛

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為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而進之及飲酒之藥

乎則恐逐其主母也欲勿言則恐殺其主父於是伴儂而棄酒主父怒答之故妾儂而覆酒上存

主父下存主母臣伏惟累祖蒙恩至臣八世東觀記曰何修生成為漢膠東相成生

然終不免於苦復曰愚陋旬年之間果為太中大夫大果生此子為丹陽都尉

比于生壽蜀郡太守壽生顯顯輔都尉顯生鄂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冒死自盡者誠不忍目

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尉瓌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

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敞數切

諫言諸竇罪過憲等深怨之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康光武憲乃白

出敞為濟南太傅敞至國輔康曰道義數引法度諫正之康敬禮

焉歲餘遷汝南太守敞疾文俗吏曰苛刻求當時名譽故在職曰

寬和為政立春日常召督郵還府督郵主司察愆過立分遣儒術大吏

接行屬縣顯孝悌有義行者及舉冤獄曰春秋義斷之是曰郡中

無怨聲百姓化其恩禮其出居者皆歸養其父母追行喪服出居謂與父母

別居者其親先亡者自恨喪禮不足追行喪制也推財相讓者二百許人東觀記曰高譚等百八十五人推財相讓置立禮官

不任文吏又修理銅陽舊渠百姓賴其利銅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新蔡縣北水經注云葛陂東出焉

銅水俗謂之三丈陂墾田增三萬餘頃吏人共刻石頌敞功德及竇氏敗有司

奏敞子與夏陽侯瓌厚善坐免官永元十二年復徵三遷五官中

郎將常忿疾中常蔡倫倫深憾之元興元年敞曰祠廟歲蕭微疾

不齋後鄧皇后上太傅禹冢敞起隨百官會倫因奏敞詐病坐抵

罪卒於家

論曰永元之際天子幼弱太后臨朝竇氏憑盛威之權將何呂霍

之變呂祿呂產也霍光之子也幸漢德未衰大臣方忠袁任二公正色正朝

何之徒抗議柱下漢書曰侍御史周官也為柱下史冠法冠按禮圖注云執注者服之樂恢為司隸何敞為御史劾彈射糾察之官故能

挾幼主斷勦姦回之偏勦絕也不然國家危矣夫竇氏之間唯何敞可

呂免而特呂子失交之故廢黜不顯大位惜乎過矣哉

贊曰朱生受寄誠不愆義公叔辟梁允納明刺絕交面崇厚浮

偽揚雄法言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浮偽者勸之以崇厚也恢舉謗已敞非祥瑞永言國倘甘心疆

諛諛諛也實憲兄弟奢僭一偏敞諛諛諛也實憲兄弟奢僭一偏敞諛諛諛也實憲兄弟奢僭一偏敞

諛諛諛也實憲兄弟奢僭一偏敞諛諛諛也實憲兄弟奢僭一偏敞諛諛諛也實憲兄弟奢僭一偏敞

諛諛諛也實憲兄弟奢僭一偏敞諛諛諛也實憲兄弟奢僭一偏敞諛諛諛也實憲兄弟奢僭一偏敞

諛諛諛也實憲兄弟奢僭一偏敞諛諛諛也實憲兄弟奢僭一偏敞諛諛諛也實憲兄弟奢僭一偏敞

諛諛諛也實憲兄弟奢僭一偏敞諛諛諛也實憲兄弟奢僭一偏敞諛諛諛也實憲兄弟奢僭一偏敞

諛諛諛也實憲兄弟奢僭一偏敞諛諛諛也實憲兄弟奢僭一偏敞諛諛諛也實憲兄弟奢僭一偏敞

諛諛諛也實憲兄弟奢僭一偏敞諛諛諛也實憲兄弟奢僭一偏敞諛諛諛也實憲兄弟奢僭一偏敞

諛諛諛也實憲兄弟奢僭一偏敞諛諛諛也實憲兄弟奢僭一偏敞諛諛諛也實憲兄弟奢僭一偏敞

朱樂何列傳第三十三

魏州屯田

後漢書四十三

鄧張徐張胡列傳第三十四

後漢書四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注

鄧彪字智伯南陽新野人

續漢書曰其先楚人鄧况始居新野子孫以農桑為業

太傅禹之宗也父

邯中興初已功封鄆侯

鄆音莫庚反

仕至渤海太守彪少勵志修孝行父

卒讓國與異母弟荆鳳

本或無荆

顯宗高其節下詔許焉後仕州郡辟公

府

東觀記曰彪與同郡宗武伯翟敬伯陳綏伯張弟伯同志好齊各南陽號曰五伯

五遷桂陽太守永平十七年徵入

為太僕數年喪後母辭疾乞身詔曰光祿大夫行服服竟拜奉車

都尉遷大司農數月代鮑昱為太尉彪在位清白為百僚式視事

四年已疾乞骸骨元和元年賜策罷贈錢三十萬在所已二千石

奉終其身又詔太常四時致宗廟之胙

胙祭廟肉也禮凡預祭異姓則歸之胙同姓則留之宴彪不預祭而賜胙重之

河南尹遣丞存問常已八月旦奉羊酒

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石也

和帝即位已彪

為太傅錄尚書事賜爵關內侯永元初竇氏專權驕縱朝廷多有

諫爭而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又嘗奏免御史中丞周
紆紆前失竇氏旨故頗已此致譏然當時宗其禮讓及竇氏誅已
老病上還樞機職詔賜養牛酒而許焉五年春薨于位天子親臨
弔臨

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也祖父況族姊為皇祖考夫人皇祖考鉅鹿郡尉回

數往來南頓見光武光武為大司馬過邯鄲況為郡吏謁見光武

光武大喜曰乃今得我大舅乎因與俱北到高邑曰為元氏令遷

涿郡太守後為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況戰歿關縣屬常山郡今定州行唐縣西北有故關邑

城東觀記曰況遷涿郡太守時年八十不任兵馬上疏乞身詔許之後詔問起居何如子歆對曰如故詔曰家人居不足瞻且以縣自養復以況為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況出戰死上甚哀之

父歆初曰報仇逃東觀記曰歆守皇長有報父仇賊自出歆召因詰問曰欲自受其辭既入解械歆食便發遣遂棄官亡命逢赦出由是鄉里服

其高義與後仕為淮陽相終於汲令東觀記曰歆為相時王新歸國賓客放縱下亂法禁歆將令尉入宮搜捕王自上歆坐左遷為

汲令禹性篤厚節儉東觀記曰禹好學習歐陽尚書事太常和榮惡衣食父卒汲吏人賻送前後數百

萬悉無所受又呂田宅推與伯父身自寄止永平八年舉孝廉稍

遷建初中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民皆曰江有子胥之神

難於濟涉酈元水經注曰吳王賜子胥死浮尸于江夫差悔與禹將度吏固請不

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

而過歷行郡邑深幽之處莫不畢到親錄囚徒多所明舉吏民希

見使者民懷喜悅怨德美惡莫不自歸焉元和二年轉兗州刺史

亦有清平稱三年遷下邳初徐縣北界有蒲陽坡東觀記曰坡水廣二十里徑且白里在道西其

數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親自勉勞遂大收穀實鄰郡貧者歸

之千餘戶室廬相屬其居成市後歲至墾千餘頃民用溫給東觀記曰禹巡

尉掾也權動郡內有小譴禹令自致徐獄然後正其法徐縣名也東觀記曰聞當從行

行守舍止大樹下食糲者備極也乾飯屑飲水而已後年鄰國貧人來歸之者茅屋草廬千餘戶屠酤成市墾田千餘頃得穀百萬餘斛

縣從書佐假車馬什物禹聞知今直符責問聞自長史已下莫不震肅永元六年

入為大司農拜太尉和帝甚禮之十五年南巡祠園廟禹曰太尉

兼衛尉留守東觀記曰禹留守北宮大官朝夕送食賜關登具物除子男盛為郎也聞車駕當進幸江陵曰為不

宜冒險遠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

漢回輿而旋及行還禹特蒙賞賜延平元年遷為太傅錄尚書事

鄧太后呂彊帝初育也音生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

牀褥太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禹上

言方諒闇密靜之時不宜依常有事於苑囿鄭注論語曰諒闇謂凶廬也尚書曰帝乃祖落四海過密入

音其廣成上林空地宜且已假貧民太后從之及安帝即位數上

疾乞身詔遣小黃門問疾賜牛一頭酒十斛勸令就第其錢布刀

劍衣物前後累至永初元年已定策功封安鄉侯食邑千二百戶

與太尉徐防司空尹勤同日俱封其秋已寇賊雨水策免防勤而

禹不自安上書乞骸骨更拜太尉四年新野君病命太后皇太后車

駕幸其第禹與司徒夏勤司空張敏俱上表言新野君不安車駕

連日宿止臣等誠竊惶懼臣聞王者動設先置止則交戟清道而

後行清室而後御前書曰舊典天子行李所至必建前離宮不宿所已重宿衛

也陛下體烝烝之至孝親省方藥恩情發中久處單外百官露止

議者所不安宜且還宮上為宗廟社稷下為萬國子民比三上固

爭乃還宮後連歲災荒府藏虛空禹上疏求入三歲租稅已助郡

國稟假稟給也假貸也詔許之五年已陰陽不和策免七年卒于家使者弔

祭除小子曜為郎中長子盛嗣

徐防字謁卿沛國鉅人也鉅城今亳祖父宣為講學大夫已易教授

王莽王莽置六經祭酒各一人秩上卿長安國由為講易祭酒官為講學大夫蓋當屬於祭酒也父憲亦傳宣業防少習父祖

學永平中舉孝廉除為郎防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顯宗異之特補

尚書郎職典樞機周密慎奉事二帝未嘗有過和帝時稍遷司

隸校尉出為魏郡太守永元十年遷少府大司農防勤曉政事所

在在迹十四年拜司空防已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為章句言悟

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史記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春秋為五詩分為易有數家

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為魏文侯師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前書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春秋為五詩分為易有數家

傳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

博徵儒術開置太學武帝時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也孔聖既遠

十有四家漢官儀曰光武中興必稽古易有施孟梁丘留侯德戴聖凡十四博士太常差

者所已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已意

說不修家法諸經為業各自名家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

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但述先聖言不自製又曰吾猶及史之闕

文古者史官於書事有不知則闕以待能者孔子言吾少時猶及見古史官之闕交今則無之疾時多穿鑿也見論語也史有所不知而不肯

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已遵師為非善意說為得理輕侮道

術浸已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敝小人以三代常道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

學所先臣已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章句開五十難已試

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伐謂

自相攻皆正已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

久差可矯革東觀記防上疏曰試論語本文意句但通度勿心專精師門思核經意事得其實道得其真此弘廣經術尊重聖業有益於

化雖從來久六經衰微學問淺淺誠宜反本改矯其失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十

元年遷太尉與太傅張禹參錄尚書事數受賞賜甚見優寵安帝

即位已定策封龍鄉侯食邑千一百戶其年已災異寇賊策免就

國凡三公已災異策免始自防也東觀記曰郡國反叛殺略人吏京師淫雨蟲賊

傷稼穡防比上書
自陳過咎遂策免

防卒子衡當嗣讓封於其弟崇數歲不得已乃出就

爵云

張敏字伯達河間鄭人也

鄭今瀛州縣也音莫

建初二年舉孝廉四遷五年為

尚書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貴其死刑而降

宥之

貫寬也音示夜反

自後因已為比是時遂定其議已為輕侮法敏駁議

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

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為定法者則

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由從也言設政教可

街使人從之若知其本末愚者或輕而不行事見論語

春秋之義子不報讐非子也

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注云不受誅罪不當誅也

而法令不為之減者已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

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已導在醜不爭之義

又輕侮之比寢已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

引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為三章

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議寢不省

敏復上疏曰臣敏蒙恩特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

敢苟隨眾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臯陶造法律

史游急就篇曰臯陶造獄法律存也

原其

本意皆欲禁民為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已何禁必不能使不相

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

先論生臣愚已為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

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蔽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

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為災

禮記月令曰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落也

秋一物

華即為異

月令曰仲秋行春令則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

心也

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

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和帝從之九年

拜司隸校尉視事二歲遷汝南太守清約不煩用刑平正有理能

各坐事免延平元年拜議郎再遷潁川太守徵拜司位在位奉法而已視事三歲呂病乞身不聽六年春行大射禮陪位頓仆乃策

罷之東觀記載策曰今君所苦未瘳有司奏君年體衰羸郊廟禮儀仍有曠廢鼎足之任不可以缺重以職事留君其上司空印綬因病篤卒於家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華容縣故城在今荆州東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平帝

時大司農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懸府門而去遂亡

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後莽敗乃歸鄉里父貢交趾都尉廣少孤

貧親執家苦襄陽耆舊記廣少名寵寵妻生廣早卒寵更娶江陵蒯氏生康字仲始長大隨輩入郡為散吏太

守法雄之子真從家來省其父真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救真助

其求才雄因大會諸吏真白於牘聞密占察之乃指廣曰白雄遂

舉孝廉既到京師試曰章奏安帝曰廣為天下第一謝承書曰廣有雅才學究五經古今

郎五遷尚書僕射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

議欲探籌曰神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曰

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

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疑形

於自然詩云克岐克疑鄭玄注云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疑然有所識別也倪天必有異表倪音苦見反說文曰倪營

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左傳曰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約曰德德鈞以下也政令猶汗往而不

反易曰渙汗其大號王居無咎劉向曰汗出而不反者也詔文一下形之四方形見臣職在拾遺憂深責

重是曰焦心冒昧陳聞帝從之曰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為皇后時

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曰上儒者試經學文史試

章奏廣復與敞虔上書駁之曰臣聞君臣兼覽博照為德即明四目達四聰也

臣曰獻可替否為忠左傳曰齊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書載稽

疑謀及卿士稽考也考正疑事謀及卿士見尚書詩美先人詢於芻蕘詩大雅曰先人有言詢於芻蕘注云詢謀也芻蕘薪

後漢四十四

采者也言有疑事嘗與新采者謀之也國有大政必議之於前訓諮之於故老
叔向曰國有大事必順於典刑訪於

後行之是已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已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牋奏
周成雜字曰牋表也漢雜事曰凡羣臣之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曰

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章者需頭稱稱首上以聞謝恩陳事請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言下稽首以聞其中有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諸者臺也表者

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明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

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尚書曰王言
惟作命弗言臣下罔由稟令又曰令出唯行不惟反當令縣於

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謫斯不易惟王可

不慎與詩大雅也謀信也斯語詞天之蓋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

出經學前書陳平設六奇策以佐高祖鄭何之政非必章奏說苑曰子產相鄭內無國中之亂外無

晏子化東阿二年景公召而數之晏子請改道易行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晏子對曰奇

顯用年垂疆仕史記曰秦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甘羅年十八使於趙說趙王立

終賈揚聲亦在荊冠前書終軍年十八為博士弟子自請願以長纓必羈南

大化禮記曰四十四十而冠越王而致之闕下上奇其對權為諫議大夫往說越

聽命天子大悅賈誼年十八以誦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

詩屬文稱於郡中文帝召為博士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聖主賢臣世已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已一

臣之言剗戾舊章剗削也便利未明衆心不厭厭服也矯枉變常政之所

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剗異異之則朝失其

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已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

勝否詳採厥衷敢已瞽言冒干天禁瞽無目者也不心不入君顏色而言如無目之

推陛下納焉帝不從時陳留郡缺職尚書史敞等薦廣曰臣聞德

已旌賢旌明也建事能建立事明試已功典謨所美明白考試之有

官禮典各錄謨皆有此言故云典謨所美也五服五章天秩所作五服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五者之

五禮有禮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秩序也是已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豐厚也舉不失德下忘其死

竊見尚書僕射胡廣體真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賾窮理六

經典與舊章憲式無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禮柔而不犯謂性和柔忠

而不可犯以非義也

貞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

夙夜密勿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已為廣在尚書劬

勞日久後母年老既蒙簡照宜試職千里匡寧方國詩云厥德不回以受方國陳留

近郡今太守任缺廣才略深茂堪能撥煩願已參選紀綱頽俗使

東修守善有所勸仰廣典機事十年出為濟陰太守已舉吏不實

免復為汝南太守入拜大司農漢安元年遷司徒質帝崩代李固

為太尉錄尚書事已定策立桓帝封育陽安樂鄉侯已病遜位又

拜司空告老致仕尋已特進徵拜太常遷太尉已日食免復為太

常拜太尉延熹二年大將軍梁冀誅廣與司徒韓續司空孫朗坐

不衛宮皆減死一等奪爵士免為庶人後拜太中大夫太常九年

復拜司徒靈帝立與太傅陳蕃參錄尚書事復封故國已病自乞

會蕃被誅代為太傅總錄如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盛弘之荆州記曰菊木出

穰縣芳菊被淮水極甘香谷中皆飲此水至壽百二十七八十者猶以為繼母在堂朝夕

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禮記曰夫為人子者恒言不稱老及於卒居喪盡哀率禮無

愆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也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謬直

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始天下中庸有

胡公肅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及其李固定策大議不全質帝崩固為太尉與廣及司空趙戒

此譏毀於時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廣以順帝漢安元年為司空至靈帝熹平元年薨三十一年也

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

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司謝承書曰成字元卓汝南西平人孤特自立家貧

三府並辟司徒胡廣舉茂才除高密令政多奇異青州表其狀建寧二年自大鴻臚拜太尉自在

骸骨見許悉還所賜物乘敝牛車使子男御晨發京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

師百僚追送盈塗不能得見家舊貧狹庇蔭尊虛

人榮之年八十一熹平元年薨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太傅
安樂鄉侯印綬給東園梓器謁者護喪賜冢塋於原陵謚文恭侯
拜家一人為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已下數百人皆縗
經殯位自終及葬漢興已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初揚雄依虞箴
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揚雄傳曰箴莫大於虞箴故遂作九州箴左傳曰昔周甲之
州經終九道人有寢廟歌行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
獸忘其國恤而思其危亡武不可重用不悒于夏家獸臣可原敢告僕夫其九箴亡闕後
涿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騶駮增補十六篇廣復繼作四篇
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為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其
餘所著詩賦銘頌箴弔及諸解詁凡二十二篇熹平六年靈帝思
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為其頌云謝承
書載其頌曰巖巖山嶽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申及甫允
惟道之淵惟德之藪股肱元首代作心齊天之烝人有則
踐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絃奕奕四牡沃若六轡袞職龍
蔚參曜乾台窮寵極貴功加八荒群生以遂超哉選于莫
與為一

論曰爵任之於人重矣全喪之於生大矣懷祿已圖存者仕子之
恒情審能而就列者出身之常體也夫紆於物則非已直於志則
犯俗也辭其艱則垂義徇其節則失身也統之方軌易因險塗
難御統者總論上事也方軌謂平路也若履平故昔人明慎於所受之分遲遲
於岐路之間也呈材效職則受之分明矣遲遲疑如令志行無牽於物臨生
不先其存後世何貶焉守志直道視死如歸則古人已宴安為戒豈數公
之謂乎左傳曰宴安酖
毒不可懷也
贊曰鄧張作傳無咎無譽敏正疑律防議章句胡公庸庸飾情恭
貌朝章雖理據正或橈橈曲也易曰
棟橈凶也

鄧張徐張胡列傳第三十四

西川屯鳳崗氏制國南

後漢書四十四

袁張韓周列傳第二十五

後漢書四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祖父良習孟氏易孟喜字長卿東海人明易為丞相掾見前書平

帝時舉明經為太子舍人續漢志曰太子舍人秩比二百石無員建武初至成武令成武今曹州縣安

少傳良學為人嚴重有威見敬於州里初為縣功曹續漢志曰縣功曹史主選賢功勞

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續漢志曰每州刺史皆有從事安曰公事自有郵

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敢受從事瞿然而止瞿音九具反後舉孝廉

汝南先賢傳曰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案行見人家巷路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卧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為孝除陰平長任城令陰平縣故城在今濟州承縣西南任城今兗州縣也所在吏人畏而愛之永平

十二年楚王英謀為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

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

自誣死者甚眾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

自誣死者甚眾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

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曰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曰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曰減罪鞠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建初八年遷太僕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既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官還其生口曰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言夷狄譎詐求欲無厭諷諷既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不可開許安獨曰北虜遣使奉書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曰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曰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司徒桓虞改議從安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勵虞曰諸言當

還生口者皆為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

韋彪各作色變容司

隸校尉舉奏安等皆上印綬謝肅宗詔報曰

久議沈滯各有所志

蓋事曰議從策由眾定閭閻行行得禮之矣

閭閻忠正貌寢嘿抑心更

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

從安議明年代第五

倫為司空章和元年代桓虞為司徒和帝

位竇太后臨朝后兄

車騎將軍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

任隗及九卿詣朝堂

上書諫曰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

涉損費國用微功萬

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

復署議而諸卿稍自

引止唯安獨與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

固爭者十上太后不

聽眾皆為之危懼安正色自若竇憲既出

弟衛尉篤執金吾景

各專威權公於京師使客遮道奪人財物

又擅使乘驛施檄緣

邊諸郡發突騎及善騎射有才力者漁陽

門上谷三郡各遣吏

將送詣景第有司畏憚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

阿附貴戚無盡節之義續漢書曰安表司隸請免官案罪竝寢不報憲景

等日益橫盡樹其親黨賓客於名都大郡袁山松書曰河南尹士調漢陽太守

客前書曰十二萬戶為大郡也皆賦斂吏人吏相賂遺其餘州郡亦復望風從之安與任

隗舉奏諸二千石又它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

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已害之時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

為耿夔所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日矜已功欲

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徒父為北單于置中郎將領

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

等十人議可許安與任隗奏已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

地正已權時之算可得捍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

反其北庭并領降眾無緣復更立阿佟已增國費宗正劉方大司

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已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臣

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光武皇帝本所

已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

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於章

和之初降者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遼東至遼東遼東太尉宋由

光祿勳耿秉皆已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

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鴻勳

者也宜審其終已成厥初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眾歸德自蒙恩

已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已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

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已一朝之計違

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舊議而欲背棄先

恩夫言行君子之樞機易曰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賞罰理國之綱紀論語

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

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入之情咸畏仇讐今立其弟

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論語孔子曰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而先去兵曰人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

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

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執言辭

驕訐許謂發揚人之惡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大司徒歆坐非

帝讀隗囂書自殺大司徒洗坐殺大倉令下獄死憲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為單于鞬音

後遂反叛卒如安策安曰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

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噫音自傷又乙成反嗚音傷之貌也自天子及大

臣皆恃賴之四年春薨朝廷痛惜焉後數月寶氏敗帝始親萬機

追思前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為郎策免宋由曰尹睦為太

尉劉方為司空睦河南人薨於位方平原人夜坐事免歸自殺初

安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為言其故生

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

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安子京敞最知名京字仲譽習孟氏易

作難記三十萬言初拜郎中稍遷侍中出為蜀郡太守子彭字伯

楚少傳父業歷廣漢南陽太守順帝初為光祿勳行至清為吏麤

袍糲食終於議郎尚書胡廣等追表其有清潔之美比前朝貢禹

第五倫貢禹元帝御史大夫經明行修清操憂國也未蒙顯贈當時皆嗟歎之彭弟湯字仲河

少傳家學諸儒稱其節多歷顯位桓帝初為司空曰豫議定策封

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戶累遷司徒太尉曰災異策免卒諡曰康侯

風俗通曰湯時年八十六有子十二人

三公子寬厚篤信著稱於時靈帝立逢巨太僕豫議增封三百戶
後為司空卒於執金吾朝廷巨逢嘗為三老特優禮之賜巨珠書
特詔祕器前書曰董賢死以祕書棺音義不以珠砂畫之也珠與朱同祕器棺也飯含珠玉二十六品穀梁傳曰使
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巨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諡曰宣文
侯子基嗣位至太僕逢弟隗少歷顯官隗字先逢為三公時中常侍
表赦隗之宗也用事於中巨逢隗世宰相家推崇巨為外援故袁
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它公族同獻帝初隗為太傅成子紹逢
子術自有傳董卓忿紹術背巨遂誅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
人

敞字叔平少傳易經教授巨父任為太子舍人和帝時歷為將軍
大夫侍中出為東郡太守徵拜太僕光祿勳元初三年代劉愷為
司空明年坐子與尚書郎張俊交通漏泄省中語策免敞廉勁不

阿權貴失鄧氏巨遂自殺張俊者蜀郡人有才能兄龕並為尚書
郎年少勵鋒氣即朱濟丁盛立行不修俊欲舉奏之二人聞恐因
與敞子遂封上之皆下獄當死俊自獄中占獄吏上書自訟古謂口
書曰陳遵憑几書奏而俊獄已報謂奏報廷尉將出穀門臨行刑穀門洛陽城
口占書吏是也鄧太后詔馳騎巨減死論俊假名上書謝曰臣孤恩負義自陷重
刑情斷意其無所復望廷尉鞫遣歐音刀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
揚形容已枯陛下垂澤巨臣嘗在近密謂為尚識臣狀貌傷臣眼目
留心曲慮特加徧覆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椁起見白日天
地父母能生巨俊不能使巨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
母誠非臣俊破碎骸骨舉宗腐爛所報萬一臣俊徒也不得上書
不勝去死就生驚喜踊躍觸冒拜章當時皆哀其文朝廷由此薄

敞罪而隱其死曰三公禮葬之復其官子盱盱後至光祿勳時
大將軍梁冀擅朝內外莫不阿附唯盱與廷尉邯鄲義正身自守
及桓帝誅冀使盱持節收其印綬事已具梁冀傳

閔字夏甫彭之孫也少勵操行苦身修節父賀為彭城相風俗通曰賀

京為侍中安帝始加元服百僚會賀臨閔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旅既至府門

連日吏不為通會阿母出見閔驚謝承書曰乳母從內出見在門側而貌首瘦為

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閔稱眩疾不肯乘反

郡界無知者及賀卒郡閔兄弟迎喪不受賻贈綬經扶柩冒犯寒

露體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服闕累徵聘舉召皆不應

居處側陋日耕學為業從父逢隗竝貴盛數饋之無所受閔見時

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曰德

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卽晉之三郤矣郤謂郤錡郤犇郤至

公所殺事
見左傳

延熹末黨事將作閔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曰母老不

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而已且於室中

東向拜母母思閔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

及母歿不為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曰為狂生潛身十八年黃巾

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閔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

就閔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於土室汝南先賢傳曰閔臨卒救其子曰

中視戶於板牀之二弟忠弘節操皆亞於閔忠字正甫與同郡范滂為

友俱證黨事得釋語在滂傳初平中為沛相沛王琮州也琮乘葦車到

官曰清亮稱及天下大亂忠棄官客會稽上虞縣名在今越一見太

守王朗徒從整飾心嫌之遂稱病自絕王朗字景興肅之友也魏志有傳謝承

從皆著青絳采衣非其奢麗即辭疾發而退也後孫策破會稽忠等浮海南投交趾獻帝都許徵

為衛尉未到卒弘字邵甫恥其門族貴執乃變姓名徒步師門從

師不應徵辟終於家謝承書曰弘嘗入京師太學其從父逢為太尉呼弘與相見遇逢

與忠子祕為郡門下議生黃巾起祕從太守趙謙擊之軍敗祕與

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於陳謙曰得免詔祕等門閭號

曰七賢謝承書曰祕字永寧封觀與主簿陳端門下督范仲禮賊曹劉偉德主封觀者有

志節當舉孝廉曰兄名位未顯恥先受之遂稱風疾暗不能言火

起觀屋徐出避之恐而不告後數年兄得舉觀乃稱損而仕郡焉

謝承書曰觀字孝起南頓人也

論曰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丞相陳平為高祖謀臣出六奇歎曰我多陰謀

曾孫掌以衛氏親戚貴達願得續封而終不得也邴吉有陰德夏后勝識其當封及子孫武帝末辰

事起邴吉為廷尉監時宣帝年一歲坐太子車繫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遣使者

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者令郭穰至郡邸獄吉閉門扞拒曰它人無辜猶

不可況親曾孫乎穰不得入還以聞上曰天使之也因大赦天下曾孫賴吉得立宣帝立吉為丞

相木及封而病上憂吉不起夏后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後吉病愈

封博陽侯子顯嗣日露中削爵為關內侯至孫昌復封博陽侯傳子至孫王莽敗乃絕終陳掌不疾而邴昌紹國雖有不類

未可致詰其大致歸然矣袁公寶氏之間乃情帝室乃情猶引義雅

正可謂王臣之烈易曰王臣蹇蹇匪及其理楚獄未嘗鞠人於臧罪其

仁心足已覃乎後昆爾雅曰子孫之盛不亦宜乎此論並華

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趙王張敖之後也叔父耳自楚降漢高祖封為趙

敖子壽封細陽之池陽鄉後廢因家焉酺少從祖父充受尚書能

傳其業東觀記曰充與光武同門學又事太常桓榮勤力不怠聚徒巨百

數永平九年顯宗為四姓小侯開學於南宮小侯解見置五經師酺以

尚書教授數講於御前曰論難當意除為郎賜車馬衣裳遂令入

授皇太子酺為人質直守經義每侍講問隙數有匡正之辭曰嚴

見憚東觀記曰太子家時為舍後及肅宗即位擢酺為侍中虎賁中郎將數

月出為東郡太守酺自曰嘗經親近未悟見出意不自得悟曉上疏

辭曰臣愚已經術給事左右少不更職不曉文法猥當剖符典郡

班政千里必有負恩辱位之咎臣竊私自分殊不慮出城闕冀蒙

留恩託備冗官羣僚所不安耳目所聞見不敢避好醜詔報曰經

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尚書康王之誥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也典城臨民益所已

報效也好醜必上不在遠近好醜謂善惡也言事之善惡必以聞上此即報效豈拘外內也今賜莊三十萬

其亟之官黼雖儒者而性剛斷下車擢用義勇搏擊豪強長吏有

殺盜徒者黼輒案之曰為令長受賊猶不至死盜徒皆飢寒備保

何足窮其法乎郡吏王青者謝承書曰青字公然東都聊城人也祖父翁與前太守翟義

起兵攻王莽及義敗餘眾悉降翁獨守節力戰莽遂燔燒之父隆

建武初為都尉功曹青為小吏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曰

身備全都尉遂死於難青亦被矢貫咽首聲流喝流或作嘶喝音一介反廣蒼曰聲之幽也前

郡守曰青身有金夷竟不能舉也青見之歎息曰豈有一門忠義

而爵賞不及乎遂擢用極右曹漢官儀曰位乃上疏薦青三世死節

宜蒙顯異奏下三公由此為司空所辟東觀記曰青從此除步兵司馬自醜

出後帝每見諸王師傅嘗言張醜前入侍講屢有諫正問問惻惻

出於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矣問問忠正也惻惻懇切也史魚衛大夫名鮒字子魚孔子曰血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醜及門生并郡縣掾史並會庭中帝

先備弟子之儀使醜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東觀記曰時使尚書令于醜與醜相

人鄭據時為司隸校尉奏免執金吾竇景景後復位遣掾夏猛私

謝醜曰鄭據小人為所侵冤聞其兒為吏放縱狼籍取是曹子一

人足曰警百醜大怒即收猛繫獄檄言執金吾府疑猛與據子不

平驕稱卿意曰報私讐會有贖罪令猛乃得出東觀記曰據字平卿黎陽人也為侍御史轉司隸校尉也

頃之徵入為河南尹竇景家人復擊傷市卒吏捕得之景怒遣緹

騎侯海等五百人歐傷市丞說文曰緹帛丹黃色也漢官儀曰執金吾有緹騎醜部吏楊章等窮究

正海罪徒朔方景忿怨乃移書辟章等六人為執金吾吏欲因報
之章等惶恐入白黼願自引減罪呂辭景命黼即上言其狀竇太
后詔報自今執金吾辟吏皆勿遣及竇氏敗黼乃上疏曰臣竇愚
蠢不及大體鄭少注周禮云蠢愚疑疾也蠢音陟降反呂為竇氏雖伏厥辜而罪刑未著後世
不見其事但聞其誅非所已垂示國典貽之將來宜下理官與天
下平之平之謂平論其罪也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
託懷伊呂之忠臨終之命曰顧命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臣賢按鄧夫人即穉侯鄧豐母元也元出入宮掖共竇憲女婿郭舉父子同謀殺害與竇氏同誅詔在憲傳故張黼以憲兼及其黨稱鄧夫人者猶如前書霍光妻稱霍顯郭太伯母號郭夫人之類也文母文王之妻也詩曰既有烈考亦有文母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陽
侯壞每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敕賓客未嘗犯法臣
聞王者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禮記曰公族有罪賦成有司讞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今議於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宥之有司曰無及也反命於公公素服如其倫之喪也今議

者為環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呂崇厚德和

帝感黼言徙環封就國而已永元五年遷黼為太僕數月代尹睦

為太尉漢官儀曰睦字伯師河南鞏人也數上疏言疾乞身薦魏郡太守徐防自代帝

不許使中黃門問病加呂珍羞賜錢三十萬黼遂稱篤特子蕃呂

郎侍講帝因令小黃門救蕃曰陰陽不和萬人失所朝廷望公思

惟得失與國同心而託病自潔求去重任誰當與吾同憂責者非

有望於斷金也斷金解在皇紀司徒固疾司空年老時司徒劉方司空張喬也公其偏僂勿

露所敕僂僂言恭敬從命也左氏傳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僂三命而俯黼惶恐詣闕謝還復視事黼雖在公

位而父常居田里黼每有遷職輒一詣京師常來候黼適會歲節

公卿罷朝俱詣黼府舉酒上壽極歡卒日眾人皆慶羨之及父卒

既葬詔遣使齋牛酒為釋服後呂事與司隸校尉晏稱會於朝堂

黼從容謂稱曰三府辟吏多非其人稱歸即奏令三府各實其掾

史黼本已私言不意稱奏之甚懷恨會復其謝闕下黼因責讓於稱稱辭語不順黼怒遂廷叱之稱乃劾奏黼有怨言天子曰黼先

帝師有詔公卿博士朝臣會議司徒呂蓋奏黼位居三司知公門有儀不屏氣鞠躬已須詔命反作色大言怨讓使臣不可已示四

遠司諫校尉督大姦猾無所不察故曰使臣也於是策免黼歸里舍謝遣諸生閉門不通賓客

左中郎將何敞及言事者多訟黼公忠帝亦雅重之十五年復拜為光祿勳數月代魯恭為司徒月餘薨乘輿編素臨弔賜家塋地

贈贈恩寵異於它相黼病臨危救其子曰顯節陵地露祭欲率

天下已儉顯節明帝陵也明帝遺詔無起寢廟故言婦地而祭也故黼遵奉之吾為三公既不能宣揚王化令

吏人從制豈可不務節約乎其無起祠堂可作橐蓋庶施祭其下

而已庶屋也曾孫濟好學華嶠書曰濟生於晉上濟濟字元江靈帝初賜賜濟明習典訓為侍講光和中至司空

病罷及卒靈帝已舊恩贈車騎將軍關內侯印綬其年追濟侍講

有勞封子根為蔡陽鄉侯濟弟喜初平中為司空

韓稜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弓高侯頽當之後也頽當韓王信之子見前書世為鄉里

著姓父尋建武中為隴西太守稜四歲而孤養母弟已孝友稱及

壯推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從昆弟鄉里益高之初為郡功曹太守

葛興中風病不能聽政稜陰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令無違者興子

嘗發教欲署吏稜拒執不從因令怨者章之章謂令上章告言之事下按驗吏

已稜掩蔽興病專典郡職遂致禁錮顯宗知其忠後詔特原之由

是徵辟五遷為尚書令與僕射邳壽尚書陳寵同時俱已才能稱

肅宗嘗賜諸尚書劔唯此三人特已寶劔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

龍淵晉太康記汝南西平縣有龍泉水可淬刀劍特堅利汝南即楚分野邳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椎音直追反漢官儀

椎成作鍛成時論者為之說已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

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和帝即位侍中寶憲使人刺

殺齊殤王子都鄉侯暢於上東門有司畏憲咸委疑於暢兄弟詔遣侍御史之齊案其事稜上疏曰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姦臣所笑竇太后怒曰切責稜稜固執其議及事發果如所言憲惶恐白太后求出擊北匈奴曰贖罪稜復上疏諫太后不從及憲有功還為大將軍威震天下復出屯武威會帝西祠園詔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至尚書曰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易下繫之辭也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稜舉奏龍論為城旦前書音且輕刑之名也書曰司寇虜夜暮築長城故曰城旦稜在朝數薦舉良吏應順呂昌周紆等皆有名當時及竇氏敗稜典按其事深竟黨與數月不休沐帝曰為憂國忘家賜布三百匹遷南陽太守特聽稜得過家上冢鄉里曰為榮稜發擿姦盜郡中震慄政號嚴平數歲徵入為太僕九年冬代張

奮為司空明年薨子輔安帝時至趙相趙王良係商之相也稜孫演順帝時為

丹陽太守政有能名桓帝時為司徒伯南大將軍梁冀被誅演坐阿

黨抵罪曰減死論遣歸本郡華嶠書曰梁皇后崩梁貴人大幸將立大將軍冀欲分其龍謀冒姓為貴人父演陰許諾及冀誅事發演坐抵

罪也後復徵拜司隸校尉

周榮字平孫廬江舒人也肅宗時舉明經辟司徒袁安府安數與

論議甚器之及安舉奏竇景及與竇憲爭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

草竇氏客太尉掾徐齋深惡之魯榮曰子為袁公腹心之謀排奏

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蒙先帝

大恩已歷宰二城今復得備宰士榮辟司隸府故稱宰士縱為竇氏所害誠所甘

心故常救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殯斂飛禍言倉卒而死也冀曰區區腐身覺

悟朝廷及竇氏敗榮由此顯名自鄆令擢為尚書令出為潁川太

守坐法當下獄和帝思榮忠節左轉其令共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今衛州共城縣東即古共國也

餘復呂為山陽太守所歷郡縣皆見稱紀呂老病乞身卒于家詔特賜錢二十萬除子男興為郎中興少有名譽永寧中尚書陳忠

上疏薦興曰臣伏惟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雅辭必溫麗垂

於後世列於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論語孔子曰大哉堯

之為君也煥乎其有文章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古從周臣竊見光祿郎周興光祿郎即周光祿郎孝友之行著

於閨門清麗之志聞於州里蘊匱古今博物多聞蘊匱也三墳之篇

五典之策無所不覽伏義神農皇帝之書曰五典也屬文著辭有可觀採

尚書出納帝命為王喉舌尚書為王之喉舌官也李固對策曰今陛下有尚書猶天

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為詔文宣示內外轉

相求請或曰不能而專已自由辭多鄙固典抱奇懷能隨輩棲連

誠可歎息詔乃拜興為尚書郎卒興子景

景字仲饗辟大將軍梁冀府稍遷豫州刺史河內太守好賢愛士

其拔才薦善常恐不及每至歲時延請舉吏入上後堂與其宴會

如此數四乃遣之贈送什物無不充備既而選其父兄子弟事相

優異嘗稱曰臣子同貫若之何不厚先是司徒韓演在河內志在

無私舉吏當行一辭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舉若可矣豈可令

徧積一門故當時論者議此二人景後徵入為將作大匠及梁冀

誅景曰故吏免官禁錮朝廷曰景素著忠正頃之復引拜尚書令

恭贊漢書曰延熹中京師游俠有盜發順帝陵責御物於市中長追捕不得周景以尺一詔召遷司隸校尉令雄詣臺對詰雄伏於廷答對景使虎負左殿頓頭而出覆面三日則賊便擒也遷

太僕衛尉六年代劉寵為司空是時宦官任人及子弟充塞列位

景初視事與太尉楊秉舉奏諸姦猾自將軍牧守呂下免者五十

餘人遂連及中常侍防東陽侯侯覽東武陽侯侯具瑗皆坐黜朝廷

莫不稱之視事二年已地震策免歲餘復代陳蕃為太尉建寧元

年薨呂豫議定策立靈帝追封安陽鄉侯長子崇嗣至甘陵相陵

甘陵

王理相也理即章帝曾孫

中子忠少歷列位累遷大司農

吳書曰忠字嘉謀與朱儁共敗李傕於曹陽也

忠子暉前

為洛陽令去官賜歸兄弟好賓客雄江淮間出入從車常百餘乘及帝崩暉聞京師不安來候忠董卓聞而惡之使兵劫殺其兄弟忠後代皇甫嵩為太尉錄尚書事日災異免復為衛尉從獻帝東歸洛陽

贊曰袁公持重誠軍所奉

也

惟德不忘延世承寵孟侯經博待言

帝幙校榮事君志同鸛雀

左傳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鸛之逐鳥雀也

袁張韓周列傳第三十五

氏國制

後漢書四十五

郭陳列傳第三十六

後漢書四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注

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習小杜律

前書杜周武帝時為廷尉御史大夫斷獄深刻以子延年亦明法律

宣帝時又為御史大夫對父故言小

用法平諸為弘所決者退無怨

太守寇

弘為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

卒

少傳父業講授徒眾常數百人

于公東海人丞相于定國父也為郡決曹決獄平權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見前書也

後為郡吏辟公府永平中奉車都護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

為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

卿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

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大將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

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也今彭專軍別

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祭戟即為斧鉞於

法不合罪有衣之戰曰祭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

曰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

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

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誤

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罪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

矢詩小雅也如砥實賦平如矢賞罰平君子不逆詐論語孔子之言君王法天刑不可已委曲生意

帝曰善遷躬廷尉正坐法免後三遷元和三年拜為廷尉躬家世

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

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

四月丙子呂前減死罪一等勿答謂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

者躬上封事曰聖恩所已減死罪使戍邊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

命無慮萬人廣雅曰無慮都元也

又自赦呂來捕得甚眾而詔令不及皆當重

論伏惟天恩莫不蕩宥死罪已下竝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

澤臣呂為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答請金城呂全人

命有益於邊肅宗善之即下詔赦焉躬奏讞法科多所生全永元

六年卒官中子暉亦明法律暉字南陽太守政有名迹弟子鎮

鎮字桓鍾少修家業辟太尉府再遷延光中為尚書及中黃門孫

程誅中常侍江京等而立濟陰鎮率羽林士擊殺衛尉閻景呂

成大功事在宦者傳再遷尚書令太傅三公奏鎮冒犯白刃手劔

賊臣姦黨殄滅宗廟呂寧功比章齊王肥子也高帝孫誅諸呂有功封宋虛侯也宜顯爵土

呂勵忠貞乃封鎮為定賴侯食封二千石拜河南尹轉廷尉免永

建四年卒於家詔賜冢塋地長子賀當嗣爵讓與小弟時而逃去

積數年詔大鴻臚下州郡追之賀不得已乃出受封累遷復至廷尉及賀卒順帝追思鎮功下詔賜鎮諡曰昭武侯賀曰成侯賀

頑亦呂能法律至廷尉鎮弟子億許其少明習家業兼好儒學有名譽延熹中亦為廷尉建武二年代劉寵為太尉禧子鴻至司隸校尉封城安鄉侯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眾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季高呂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塋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訢孫恭二世廷尉為法名家名為明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卹諱忌卹優也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並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呂才器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皆為司隸時稱其盛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

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

陰陽書

歷法曰歸忌日四五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也

年老寢滯不

過舉孝廉後坐女婿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時人因忌禁者多

談為證焉

罔無也

論曰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言人雖散犯法

夫不喜於得情則怨心用怨心用則可寄往

直矣夫賢人君子斷獄其必主於此乎郭躬起自佐史小大之獄

必察焉

左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

原其平刑審斷庶於勿喜者乎若乃推已

議物捨狀呂貪情秦彭孫章不為推已亡命也貪與探同也法家之能慶延于世蓋由

此也

陳寵字昭公沛國浚人也

浚縣今各故城在今泗州

曾祖父咸成哀間呂律

令為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

誅不附己者何武鮑宣等

平帝時王莽輔政隔絕平帝外家不得至京師莽子宇恐帝大後見怨教帝舅衛寶令帝母上書求入莽不許宇

與婦兄呂寬謀以為莽不可說而好鬼神以夜以血灑莽第門以驚懼之事竟並誅死何武為前將軍王莽先從武求舉武不敢鮑宣為司馬免徙之上黨呂寬事起莽案鞠并誅不附已者武與宣坐見誣中皆被誅並見前書咸乃歎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已也

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

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應以風俗通曰其工之子好遠遊死為祖神漢家火行益於一故以千日為祖也臘者歲終祭眾神之名臘後也新

復徵咸遂稱病篤於是乃收斂其家律令書文皆壁藏之咸性仁

怨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

比建武初欽子躬為廷尉左監早卒躬生寵明習家業少為州郡

吏辟司徒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專尚交遊臣不肯視事為高寵

常非之獨勤心物務數為昱陳當世便宜昱高其能轉為辭曹掌

天下獄訟續漢志曰三公掾屬二十四人有辭曹主訟事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眾心時司徒辭

訟久者數十年事類溷錯易為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因緣謂依附寵

為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臣事類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

府奉旨為法三遷肅宗初為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

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臣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

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事見左傳晉大夫聶子辭故唐

堯著典肯災肆赦尚書舜典之辭也言過也災害也肆緩也言過誤有害當緩赦也周公作戒勿誤庶獄尚

刑以成三德立政之辭也言文子文孫從今以往惟以正道理眾獄勿誤也伯夷之典惟敬五刑臣成三德三德剛柔正直尚書呂刑曰伯夷降典折

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臣寬濟也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

羣僚弘崇晏晏晏晏溫和也尚書之靈燿曰克聰明文寡寡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

猶尚深刻斷獄者意於勞格勞即勞也古字通用聲類酷烈之痛日咎也說文曰格擊也執憲者

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為政猶張琴瑟大

小

大

小

大

小

茲急者小茲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臧孫魯夫行猛政

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茲急則小茲絕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歡悅子之賊心見矣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賢舉能如抑惡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因困空虛子產卒國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聞琴琴之音其生也見愛死也可悲故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今子病而人賀子公恐而人相懼曰嗟乎何命之不善臧孫慙而避位終身不出見

新序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優優和也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下假至也音

格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筆楚曰濟羣生全廣至

德曰奉天心帝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鉗鑽

諸慘酷之科答頌篇曰鉗持也說文曰鉗鐵鉞也其炎反鉗音解妖惡之禁除文

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文敘謂前人無罪是後人俗和平屢有

嘉瑞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報論也重是時帝始改用冬

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早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曰為斷獄不盡

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災旱事在於此帝曰其言下公

卿議龍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于芸荔之

應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廣莫風至則蘭夜下生月令仲冬月短則陰陽時令曰諸生蕩

安形體時令月令也蕩動也仲冬天曰為正周曰為春正

皆始也十一月萬物微而未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雞乳地曰為正殷曰為

春十二月二陽爻生屬北鄉陽氣上通諸生皆動始萌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

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曰為正夏曰為春十二月今正月也天子迎春東郊陰

曰人以為正夏以為歲首也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三微成著曰通三統統者統一歲之

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東風解凍蟄蟲始振也三微成著曰通三統事王者三正遞

用周環無窮故曰通三統三禮義宗曰三微三正也言十一月陽氣始施萬物動於黃泉之下微

而未著其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以天正為歲色尚赤夜半為朔十二月萬物始牙色白白者陰

氣故殷以地正為歲色尚白雞鳴為朔十二月萬物始達其色皆黑人得加功以展其業夏以人

正為歲色尚黑平旦為朔故曰三微王者奉而成之各法其一以改正朔也易乾鑿度曰三微而

成者三著而體成當此周曰天元殷曰地元夏曰人元若曰此時行刑則

刑無留罪臣賢按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趣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孟冬

之月身欲寧事欲靜月令仲冬君子齋戒身欲寧若曰降威怒不可謂寧若

呂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呂為殷周斷獄不呂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呂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為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為它應不呂改律秦為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華謂創進之也論決也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言蕭何不論天地之正及殷周之春

實事陛下探幽析微允執其中允信也中正也言信執中正之道語見尚書革百載之失建永

年之功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三正之月不用斷獄敬承天意奉順三微也

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春秋於春每月書王所以通三統也何休注云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正月三月夏正月也聖功

美業不宜中疑書奏帝納之遂不復改寵性周密常稱人臣之義

苦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唯在公家而已朝廷器

之器重也皇后弟侍中竇憲憲后兄今諸本皆言弟蓋誤也薦真定令張林為

尚書帝呂問寵寵對林雖有才能而素行貪濁憲呂此深恨寵林

卒被用而呂臧汙抵罪及帝崩憲等秉權常銜寵乃白太后令典

喪事欲因過中之黃門侍郎鮑德素敬寵說憲弟夏陽侯瓌曰陳

寵奉事先帝深見納任故久留臺閣賞賜有殊今不蒙忠能之賞

而計幾微之故幾微也微細也誠傷輔政容貸之德瓌亦好士深然之故得

出為太山太守後轉廣漢太守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姦貪訴訟日

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渙鐔顯等呂為腹心鐔音徒南反訟者日減郡中

清肅先是洛縣城南洛縣名故城在今益州雒縣南也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

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按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

而骸骨不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矜歎即敕縣盡收斂葬之自是

哭聲遂絕及竇憲為大將軍征匈奴公卿言下及郡國無不遣吏

子弟奉獻遺者而寵與中山相汝南張郴光武子中山王為相也東平相應順東平

王蒼孫敞之相也守正不阿後和帝聞之擢寵為大司農郴太僕順左馮翊

之相也

永元六年寵代郭躬為廷尉性仁矜及為理官數議疑獄常親自
為奏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帝輒從之濟活者甚眾其深文刻敝於
此少衰寵又鈎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

也孔安國注尚書曰呂侯後為甫侯故或稱甫侯也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數未聞其中事儀有三千也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

去禮之人刑以加之故曰取也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

罪千六百九十八耐者輕刑之名也贖罪呂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

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

秋係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繩法漢興呂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

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

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為三千悉刪除

其餘令與禮相應呂易萬人視聽呂致刑錯之美傳之無窮未及

施行會坐詔獄吏與囚交通抵罪詔特免刑拜為尚書遷大鴻臚

寵歷二郡三卿所在有迹見稱當時十六年代徐防為司空寵雖

傳法律而兼通經書奏議温粹號為任職相在位二年薨呂太常

南陽尹勤代為司空勤字叔梁篤性好學屏居人外荆棘生門時

人重其節後呂定策立安帝封福亭侯五百戶永初元年呂雨水

傷稼策免就國病卒無子國除寵子忠

忠字伯始永初中辟司徒府三遷廷尉正正廷尉屬官也秩千石呂才能有聲稱

司徒劉愷舉忠明習法律宜備機密於是擢拜尚書使居三公曹

成帝置五尚書三公曹尚書主知斷獄也忠自呂世典刑法用心務在寬詳初父寵在廷尉上

除漢法溢於甫刑者未施行上立日時及寵免後遂寢而苛法稍繁人

不堪之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為決事比比例也呂省請讞之

敝又上除蠶室刑蠶室宮刑名也或二一禁刑也音奇敗反作審室音火如蠶室說文曰捨孽牛也孽之口繒漢舊儀注曰少府若盧獄有蠶室也解臧

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任力謂狂而易性也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

所代者事皆施行及鄧太后崩安帝始親朝事忠臣為臨政之初

宜徵聘賢才臣宣助風化數上薦隱逸及直道之士馮良周燮杜

根成翊世之徒於是公車禮聘良燮等後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

卿百僚各上封事忠臣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

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

左氏傳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舍垢天之道也忠臣盡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史記曰趙簡子有臣周舍好直

諫周舍死簡子曰吾聞十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謬謬家語孔子曰忠言逆耳而利於行也是臣高祖舍周昌桀紂之

譬周昌為御史大夫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姬出走出高帝逐得孝文嘉爰益人豕

之譏文帝幸慎夫人常與皇后同坐後幸上林慎夫人從益為中郎將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

紀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武帝中為館陶公主私人董偃置酒宣室東方朔為太中

不得入焉上曰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元帝時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御史大

善更置酒北宮夫薛廣德當車免冠諫曰宜從橋詔曰大

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帝乃從橋

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

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

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罪至死此已上皆今明詔

崇高宗之德高宗殷王武丁也有雉登鼎推宋景之誠史記曰宋景公時熒惑守心

人與歲公皆不聽天感其誠熒惑為之退三舍也引咎克躬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

新蒙表錄顯列謂杜根為侍御史必承風響應爭為切直若嘉謀

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管穴言小也史記扁鵲曰善以雖苦口

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曰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

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曰廣直言之路書御有詔拜有道高

第士沛國施延為侍中延後位至太尉謝承書曰延字君子新縣人也少為諸

母老周流備質常避地於廬江臨湖縣種瓜後到吳郡海鹽取卒月直賃作半路亭父以養其母

是時吳會未分山陰馮敷為督郵到縣延持意往敷知其賢者下車謝使入亭請與飲食脫衣與之餉餞不受順帝徵常侍江京李閏等皆為列侯其秉權任帝又愛信阿

拜太尉年七十六薨

母王聖封為野王君忠內懷懼慙而未敢陳諫乃作摺紳先生論

百諷文多故不載摺插也紳大帶也自帝即位已後頓遭元二之厄元一解見鄧騭傳

百姓流亡盜賊竝起郡縣更相節匿莫肯糾發更相文飾隱匿盜賊也忠獨已為

憂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泄鍼芒

韓子曰之丈之隄以螻蟻之穴而潰黃帝素問曰鍼頭如芒氣出如篳也是已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

殺尚書康誥曰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已謹無良詩大雅也言詭誑委隨之人不可縱宜即罪之用謹救不善之人也

盜所已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已來盜賊連發攻亭

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疆盜論語孔子曰色厲而內盜其猶穿窬之盜乎疆盜不斷

則為攻盜攻盜成羣必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

飲食罪致大辟通行飲食猶今律云迴致資給與同罪也飲音蔭良音寺而頃者已來莫已為憂州郡

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諱已盜賊為負雖有發

覺不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僇仆或有踴躍比伍轉相賦歛

說文曰倚小步也言身良吏之甚也以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已盜發之家不敢申告

鄰比里共相壓迫迫迫也或出私財已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

乃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由於此寇攘寇盜攘也尚書曰無敢寇攘也

前年勃海張伯路可為至戒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

之本源宜糺增舊科已防來事自今疆盜為上官若它郡縣所糺

覺一發部吏皆正法上官謂郡府也若及也部吏謂督郵游傲也正法依法也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

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已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

科條處為詔文切敕刺史嚴加糺罰冀已猛濟寬驚懼姦慝頃季

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前書音義曰息卦曰太陽消卦曰太陰其餘雜卦曰少陰少陽寒氣錯時水漏為變天

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所務王事過差令

處煖氣不效之意庶有讜言已承天誠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

三年喪服闋還職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

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太后從

之至建光中尚書令祝諷祝或作祝尚書孟布等奏曰為孝文皇帝定約

禮之制約儉也孝文皇帝崩遺詔薄葬以日易月凡三十六日釋服後以為故事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前書曰義

謂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古者各吏休假曰告吏二千石有子告賜告子告在官有貽則萬世

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曰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

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

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

十五月是曰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經服事

曰赴公難退而致位曰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此

已上至臣有大喪並公羊傳之文也閔子騫孔子弟子也遭喪君使之從軍騫乃要周室

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小雅蓼

也蓼莪長大貌也義難也言孝子憂思中心不精不識義難誤以為高也其詩曰蓼莪者莪匪莪

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瓶之罄矣惟罍之恥注云瓶小而罍大也罍盡也瓶小而盡罍大而盈

言為罍恥者刺幽王不使富分貧眾恤寡也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

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論語曾子曰吾聞夫子人未建武

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

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曰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彫損大

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曰施行故藉田之耕起於孝文

文帝二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也孝廉之貢發於孝武武帝元光元年初郊祀之禮定於

元成元帝成帝時匡衡韋玄三雍之序備於顯宗三雍明堂辟雍靈臺也大臣終

喪成乎陛下謂安帝詔大臣聖功美業靡曰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曰

及人之老幼吾幼曰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言敬吾老亦敬人之老愛吾

則天下歸順之也連掌言易也臣願陛下登高北望曰甘陵之恩揆度臣子之心則海

內咸得其所甘陵安帝母陵陵在清河故言北望也宦豎不便之竟寢忠奏而從諷布議遂

著于令忠曰久次轉為僕射時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

來甘陵伯榮帝乳母王聖女也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為禮謁又霖

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忠上疏曰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

敘庶事不敘則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則感動陰陽妖變為應陛下

每引災自厚不責臣司臣司徂恩莫已為負扭音女九反詩曰將叔無班注云扭習也言屢被恩賞不以災

變為憂負也故天心未得隔并屢臻隔并謂水旱不節也尚書曰一極備凶一極亡凶并音必姓反青冀之域淫雨

漏河漏溢也徐岱之濱海水益溢兗豫蝗蝻滋生蝻音子也荆揚稻收儉薄并

涼二州羌戎叛戾加已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阻東杼柚將空

杼柚謂機也小雅大東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也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已恭恭作肅貌傷則

狂而致常雨洪範五行傳解春秋大水皆為君上威儀不穆臨莅不嚴臣下

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彊陽不能禁故為淫雨陛下已不得親奉

孝德皇園廟孝德皇文帝父清河王慶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駟馬相望道路

可謂孝至矣朱軒車使者所乘駟也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

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怖謹

責或邪諂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峙徵役無度儲音積也老

弱相隨勒有萬計略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間

託叔父之屬河間王慶也清河有陵廟之尊清河王延平也陵廟所在故曰尊及剖符大臣

皆猥為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已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

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

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而嫣受毆刀之誅韓嫣弓高侯之孫也得幸於武帝臣願明

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天元猶乾元也易曰大哉乾元也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

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石顯字君房少時坐法腐刑為中書令元帝委以政事公卿畏之重足一迹顯患天子一日納用左右間已乃取一言為驗上嘗使

至諸宮徵發先自上恐漏盡宮門閉請詔開門上許之顯故以夜還詔開宮門後果有上書告顯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

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顯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如欲陷害者唯明主能知之以上以為然而憐之

之詐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數諫爭帝不許尚書令趙昌公卿大臣得無朱博

傳之援哀帝時博為丞相承傅太后指奏免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

帝命王事每決於已則下不得偏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

霽止繫亦止也四方衆異不能為害書奏不省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

書而災皆變咎輒切免公台切責也忠臣為非國舊體上疏諫曰臣聞

君使臣臣禮臣事君臣忠論語孔子對魯定公之辭也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臣

殊敬在輿為下御坐為起漢舊儀云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起立

乃升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漢舊儀云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起立

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出尚書

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日來其漸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是故

臨事戰懼不敢穴見有所興造穴見言不廣也又不敢希意同僚臣謬平典

而謗讟日聞罪足萬死近日地震策免策免謂罷也陳發陳發謂發也今者災

異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日妖星守心極極謂極也丞相使賁麗納

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成帝時災異守心極謂極也

郎賁麗善為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賜養牛上尊酒令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賁麗肥德德謂德也宋景之誠解見前文言景公有災

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

詆欺為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貢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順國典

下防威福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衡石謂秤也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也誠國家之

典萬世之法也忠意常在褒崇大臣待下臣禮具九卿有疾使者

臨問加賜錢布皆忠所建奏頃之選尚書令廷光三年拜司隸校

尉糾正中官外戚賓客近侍憚之不欲忠在內明年出為江夏太

守復留拜尚書令會疾卒初太尉張禹司徒防欲與忠父寵共奏

追封和熹皇后父護羌校尉鄧訓龍臣先世無奏請故事爭之連

日不能奪乃從二府議又訓追加封諡禹防復約寵俱遣子奉禮
於虎賁中郎將鄧騭寵不從騭心不平之故忠不得志於鄧氏及
騭等敗衆庶多怨之而忠數上疏陷成其惡遂詆劾大司農朱寵
順帝之爲太子廢也諸名臣來歷祝諷等守闕固爭時忠爲尚書
令與諸尚書復共劾奏之及帝立司隸校尉虞詡追奏忠等罪過
當世曰此譏焉

論曰陳公居理官則議獄緩死相幼主則正不僭寵可謂有宰相
之器矣忠能承風亦庶乎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然其聽狂易殺人
開父子兄弟得相代死斯大謬矣是則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代
其禍進退無所措也

贊曰陳郭主刑人賴其平寵矜枯齒躬斷巨情忠用詳密損益有

程

程品式也謂彌盜發貶黜
令長各有科條故曰程也

施于孫子且公且卿

施延也音
羊或反

郭陳列傳第三十六

藝川七編第
氏書四十六

後漢書四十六

班梁列傳第三十七

後漢書四十七

唐章懷太子賢注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為人有志不修細節

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涉如涉水

言不能周悉粗窺覽之也東觀
記曰超持公羊春秋多所窺覽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校書郎解
見班固傳超與

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為官傭書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

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巨取封侯安能

久事筆研間乎傅介子北地人
元帝時使西域刺殺樓蘭王封義陽侯張騫漢中人武帝
時擊空開西域封博望侯續漢書作久弄筆研乎華嶠書作久事筆研乎

研音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

布衣諸生耳中所尊則先祭酒
稱祭酒相尊敬之謂也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

指曰生燕頰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固固卿弟

安在固對為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為蘭臺令史續漢志
曰蘭臺

令史六人秩百石掌後坐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

為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伊吾匈奴中地名在今伊州

職縣界前書音義曰蒲類匈奴中海名在敦煌北也固曰為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

鄯善本西域樓蘭國也昭帝元鳳四年改為鄯善鄯陽關一千六百里去長安一千六百里也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

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

知所從故也明者覩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

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

十六人與其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也欲立大

功且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

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

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

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

膽功成事立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

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曰善初夜遂將

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

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

噪虜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眾

百餘人悉燒死東觀記曰斬超首及節也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

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

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

子為質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

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

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

矣如有不虞多益為累是時于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

矣

道于寘國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去與姑媯光西與姑媯接故車國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西

城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至玉門陽關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

至茂車為南道雄張猶熾盛也而匈奴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寘廣

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駟馬急

求取已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續漢及華嶠書駟字並作騮說文馬淺黑色也音京媚反超密知

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已送廣德

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

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已下因鎮撫焉時龜茲王建為匈奴所立

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疎勒殺其王龜茲國居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

與姑媯接前書白雲龜茲音巨慈今龜茲國居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

茲人兜題為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

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救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

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

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

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已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

子忠為王續漢書曰求得故王兄子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

不聽欲示已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十八年帝崩

焉耆已中國大喪焉耆國屬渠犂城去長安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

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姑墨國王居南城去長超守槃橐城與忠

為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即位已陳睦新沒恐超單危

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奔曰漢使

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已刀自剄超還

至于寘王侯已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

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

尉頭國居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五十里南與疏勒接衣服類烏孫也

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率疏

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康居國去長安萬二斬首

七百級超欲因此臣平諸國巨德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

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

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

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

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谷吉長安人永之父也元帝時為備司馬

帝時為郎使月氏為匈奴所閉留之十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魏絳晉

悼公恃山戎使孟樂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請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鈐刀一

割之用乎賈誼曰莫邪為鈍今鈐刀為銛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

斷匈奴右臂前書曰漢遣公主為烏孫夫人結為昆弟則是斷匈奴右臂也哀帝時劉歆上

大宛結為條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化向西域他日自餘之國

右臂南面以

近下所入也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

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

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曰是效之則葱嶺可

通效猶驗也西河舊事曰葱嶺山其上多葱因以為名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

為其國王曰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曰

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前書晁錯曰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利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

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敦煌今涼州縣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

且姑墨温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温宿國王居温宿城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既非其種更相

厭苦其執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

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

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詩曰麟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前薦勳祖廟

布大喜於天下薦進也勳功也左氏傳曰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

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曰幹為假司

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曰為漢兵不出遂降於龜

茲而疏勒都尉番辰番音潘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

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曰烏

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曰公主

烏孫國居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武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烏孫贈送甚盛烏孫以為右夫人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

西域傳曰宣帝即位烏孫遣使上書言匈奴連發大兵侵擊烏孫欲隔絕漢烏孫願發國半精兵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烏孫以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四萬餘級馬牛羊七十餘萬今可遣使招慰與其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為

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將兵長史解見和帝紀平帝元始二年使謁者大司馬掾持節行邊兵遣執金吾候陳茂假以鉦鼓古今樂錄曰備吹胡樂也

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長安唯得摩訶兜勒曲今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後漢以擊邊將萬人將軍得之在俗用者有黃鵠龍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劉熙釋名曰幢車也其貌童童然蔡邕月令章句曰羽鳥翼也以爲旌幢摩也橫吹麾幢皆大將所有超拜大將故言假曰徐幹為軍司馬

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曰下錦帛前書曰烏孫國先號昆彌名

狐騎靡後書昆彌云後代取昆字靡彌聲相近音有轉重月小莫既死一系乎李邑始到于

國漢令立元賞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賜印綬故有大小昆彌之號焉

實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

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

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三至解見寇榮傳遂去其妻帝知超忠

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

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

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

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

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郵人言疚病也郵憂也論語孔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左氏傳曰詩云禮儀不愆何恤乎人

快意留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入

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曰

重利謂多以珍寶誘引之啖音徒濫反前書高祖令陸賈往說秦將啖以利啗與啖同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

之言詩謂逸詩也

謂多以珍寶誘引之啖音徒濫反前書高祖令陸賈往說秦將啖以利啗與啖同

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悉發其不及者呂攻忠積半歲而康
呂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

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呂歸其
國烏郎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損中未詳

中本或作補未知孰是也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姦而外

偽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為供張設樂共音居

亮反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眾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

通明年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

將軍發温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

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

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引萬騎於

西界遮超温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

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

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

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續漢書曰符拔

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

萬攻超超眾少皆大恐超警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

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

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

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賂龜

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曰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

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温宿

皆降乃呂超為都護徐幹為長史拜白霸為龜茲王遣司馬姚光

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

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

遠詔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犁
弓前沒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
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曉
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
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人人謂其凶家事畢即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
耆王廣遣其左將此鞬支奉牛酒迎超鞬音九言反超詰鞬支曰汝雖匈
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
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
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
遠超於尉犁奉獻珍物焉耆國有鞬橋之險廣乃絕橋不許令漢
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厲度山帶以上為厲山脈以下為揭兒爾雅也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
十里正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風吹其入山保焉耆

左候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言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
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
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
海十七字本或為七十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
腹久等所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
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入馬畜牛羊三十
餘萬頭更立元孟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撫慰之於是西域五
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
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氓嬰罹寇害乃命將帥擊
右地破白山臨蒲類西河舊中曰白山之中有好木匈奴謂之大山去蒲類海百里有義帝廣志曰西域有白山通歲有雪亦名雪山破白山見明紀也
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懼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
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

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寘曰西超遂踰葱嶺迄縣度
迄至也縣度山名縣音玄謂以繩索懸絕而過也其處在皮山國以西屬賓國之東也 出入二十一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

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
蠲宿恥曰報將士之讐致猶至也 蠲除也 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為善

之利也其封超為定遠侯邑千戶東觀記曰其以漢中郡南鄭之西鄉戶千戶封超為定遠侯故城在今洋州西鄉縣南 超

自曰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
狐死首丘代馬依風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也鄭玄注曰正丘首丘也代郡名在趙北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揚故巢也 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

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案前書曰匈奴其俗壯者食肥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也 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

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金銀謂印也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也 如自曰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為沒西域臣不敢望

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玉門關屬敦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甲關在敦煌縣西北酒泉今肅州也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甲

也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東觀記曰時安息遣使獻大爵餽了超遣了勇 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

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曰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

冀立微功曰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曰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眾每有攻戰輒為先登身被金夷夷傷也 不避死亡

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眾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

頭髮無黑兩手不仁不仁猶不遂也 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已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日

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

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

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踰遙也高祖踰謂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

六十還之周禮卿大夫職曰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征謂賦稅從征役也韓詩外傳曰二十行役六十免役與周禮國中同即知與周禮比

尺同禮國中六十免役野即六十有五晚於國中五年國中七尺從役野六尺即是野又早於國中五年七尺謂二十六尺即十五也此言十五受兵謂據野外為言六十還之據國中為說也

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臣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

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為超求哀句超餘年句乞

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

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葬骨解見明紀山子方魏文侯之師也見君之老馬棄之曰少盡其力老而棄之非

仁也於是收而養之事見史記也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百綏四方詩大雅也康綏皆安也言先施恩惠於中國然後乃安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巨壯

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

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趙母謂趙奢之妾趙括之母也

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趙母謂趙奢之妾趙括之母也妾愚慙不知大義觸犯忌諱

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二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

陽拜為射聲校尉超素有胸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

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弔祭贈賻甚厚子

雄嗣初超被徵巨戍已校尉任尚為都護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君

戍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巨誨之超

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

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巨罪過徒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

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家語孔子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

我巨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巨罪

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我巨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巨罪

被徵如超所戒有三子長子雄累遷屯騎校尉會叛羌寇三輔詔
雄將五營兵屯長安就拜京兆尹雄卒子始嗣尚清河孝王女陰
城公主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牀
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拔刃殺主帝大怒腰斬始同產皆棄市超
少子勇

勇字宜僚少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曰勇為軍司馬與兄雄
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
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
車師前王及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
攻沒班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
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鄧太后召勇詣朝
堂會議先是公卿多曰為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昔孝

武皇帝患匈奴彊盛兼總百蠻曰通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
與論者曰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
忿毒遂曰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彊驅率諸國及至

永平再攻敦煌

河西諸郡城門

盡閉孝明皇帝

深惟廟策

古者謀事必就祖故

言廟

乃命虎臣

征西役

毛詩曰進厥虎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

永元莫不內屬會聞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
租高其價直嚴曰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
前所已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於
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
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
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曰為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
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

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鄯善
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立副校
尉何曰爲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
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旣爲胡虜節度
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
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
若出屯樓蘭足曰招附其心愚曰爲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綦毋
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曰棄西域者曰其無益於中國
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
保北虜不爲邊害乎以虜爲中司馬故以將言將首于亮反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曰禁
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曰要斬保匈
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執必弱虜執必弱則爲患微矣

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曰扞撫西域設長史曰招
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
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
而抱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
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
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
曰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
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曰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讐之財贈暴
夷之執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曰繫諸國內向之心曰疑匈奴覬
覷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它求索其來人者
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執歸北屬夷虜并力曰寇并涼則中國
之費不止千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

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
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延光二年夏復呂勇為西域
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柳中今西州縣明年正月勇至樓蘭呂鄯善歸
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呂恩信白英乃率
姑墨温宿自縛詣勇降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
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
開通還屯田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
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軍就各也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
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呂報其
恥傳首京師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為王勇又使別
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為王且彌王余反於是車師六國悉平
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眾二萬餘人皆

降捕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呂結車師匈奴之際北單
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今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馳救之單于
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
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唯焉耆王元孟未降二年勇上請攻元
孟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河西四郡金城敦煌張掖酒泉
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騎為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
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徼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遣司馬
將兵前戰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
受降而還元孟竟不肯面縛唯遣子詣闕貢獻朗遂得免誅勇呂
後期徵下獄免後卒于家

梁懂字伯威懂音勤北地弋居人也弋居縣名郡國志曰有鐵官父諷歷州宰永元元
年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除諷為軍司馬令先齎金帛使北軍

于宣國威德其歸附者萬餘人後坐失憲意髡輸武威太守
承旨殺之竇氏既滅和帝知其為憲所誣徵懂除為郎中懂富勇
氣常慷慨好功名初為車騎將軍鄧鴻司馬再遷延平元年拜西
域副校尉懂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叛攻都護任尚於疏勒尚
上書求救詔懂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懂未至而尚已
得解會徵尚還曰騎都尉段禧為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為騎都尉
禧博守它乾城它乾城小懂曰為不可固乃誦說龜茲王白霸欲
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吏人固諫白霸不聽懂既入遣將急迎禧
博合軍八九千人龜茲吏人竝叛其王而與溫宿姑墨數萬兵反
共圍城懂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胡眾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
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駱駝畜產數萬頭龜茲乃定而道路尚隔
檄書不通歲餘朝廷憂之公卿議者曰為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

士屯田其費無已永初元年遂罷都護遣騎都尉王弘發關中兵

迎懂禧博及伊吾盧柳中屯田吏士二年春還至敦煌會眾羌反

叛朝廷大發兵西擊之逆詔懂留為諸軍援懂至張掖日勒日勒縣屬張

羌諸種萬餘人攻亭候殺略吏人懂進兵擊大破之乘

勝追至昭武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甘肅張掖縣西北也虜遂散走其能脫者十二三及至姑

臧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懂降竝慰譬遣還故地河西四郡復安懂

受詔當屯金城聞羌轉寇三輔追近園陟即引兵赴擊之轉戰武

功美陽關美陽縣名故城在武功縣北七里於其所置關懂臨陣被創不顧連破走之盡還得所

掠生口獲馬畜財物甚眾羌遂奔散朝廷嘉之數璽書勞勉委曰

西方事令為諸軍節度三年冬南單于與烏桓大人俱反曰大司

農何熙行車騎將軍事申郎將龐雄為副將羽林五校營士及發

緣邊十郡兵二萬餘人緣邊十郡謂五原雲中定襄鴈門朔方代郡上谷漁陽遼西右北平又遼東太守耿夔

率將鮮卑種衆共擊之詔懂行度遼將軍事龐雄與耿夔共擊匈奴與鞬日逐王破之單于乃自將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連戰數月攻之轉急种移檄求救明年正月懂將八千餘人馳往赴之至屬國故城與匈奴左將軍烏桓大人戰破斬其渠帥殺三千餘人虜其妻子獲財物甚衆單于復自將七八千騎迎攻圍懂懂被甲奔擊所向皆破虜遂引還虎澤三月何熙軍到五原曼柏曼柏縣名屬五原郡暴疾不能進遣龐雄與懂及耿种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連營稍前單于惶怖遣左與鞬日逐王詣懂乞降懂乃大陳兵受之單于脫帽徒跣面縛稽顙納質會熙卒于師即拜懂度遼將軍龐雄還爲大鴻臚雄巴郡人有勇略稱爲名將明年安定北地上郡皆被羌寇穀貴人流不能自立詔懂發邊兵迎三郡太守使將吏人徒扶風界懂即遣南單于兄子優孤塗奴將兵迎之既還懂曰塗奴

接其家屬有勞輒授以差矣印綬坐專擅徵下獄抵罪明年校書郎馬融上書訟懂與護羌校尉龐參有詔原刑語在龐參傳會叛羌寇三輔關中盜賊起拜懂謁者將兵擊之至湖縣病卒何熙字孟孫陳國人少有大志永元中爲謁者身長八尺五寸善爲威容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偉之擢爲御史中丞歷司隸校尉大司農及在軍臨歿遺言薄葬三子臨瑾阜臨瑾竝有政能阜後才早歿臨子衡爲尚書曰正直稱坐訟李膺等下獄免官廢于家論曰時政平則文德用而武略之士無所奮其力能故漢世有發憤張膽爭膏身於夷狄曰要功名多矣祭彤耿秉啓匈奴之權班超梁慆奮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勒勳于後亦一時之志士也

贊曰定遠慷慨專功西遐坦步葱雪咫尺龍沙
葱領雪山白龍堆沙漠也八寸曰咫尺坦步言不以爲

艱咫尺言不以爲遠也

懂亦抗憤勇乃負荷

左傳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言勇能繼超之功業

班梁列傳第三十七

黃川屯園葛氏

後漢書四十七

